簡帖

移詰寧守魏某帖子

鄞 全祖望 紹衣

國家試士之例責保結於廩生既為之挨保又為之認保所以嚴其踪跡者至備夫以太守錄送之士而必寄耳目于廩生者太守之去士遠而廩生之相去近也昨所聞使君之處此有可賊者鄞之陸鏡陸微者奴子也其大父曰陸駒自鬻於里中范方伯家為奴已而被逐又自鬻於象山周給事家為奴給事晚年居于鄞遂葬于鄞之城北栢樹橋陸駒今所居即周氏之丙舍也周

氏既衰陸駒踞其丙舍并其圭田自以富周氏後人來
展給事墓陸駒不復與接甚且伐其窣木以為薪城社
之人惡之然陸駒尚未敢與于衣冠之列數年以來其
諸子始潛納粟為監生謀自洗雪鄞之敗行廩生林宗
鍔者其生平最姸婀無恥首與之交今年陸鏡陸微兄
弟遂應試宗鍔毅然為認保而所謂挨保者乃故范方
伯之族孫范永潤見其名瞿然曰是吾家奴子耶不肯
署名同堂廩生四十餘人無以承潤為是是即林宗諤
雖袒二陸亦不敢發聲不知使君何以赫然震怒盛陳
夏楚於堂皇呵喝永潤勒令手押謂陸氏子實係清流
謂拒之者為多事謂太守之力足以混一良賤鄞之世
家子弟喪氣失魂不特永潤一人也使君何所睚于陸
駒之後而必欲扶之且此事一行廩使可以不設直以
太守兼挨認保之職足矣不謂使君道廣門牆挑李兼
收及于僕隸之門是又薦紳士大夫淺見薄識求其故
而不可得者也倘謂其父已為監生其子何不可以應
試則其說又似是而不然蓋監生者固藏垢納污之一
途也大縣之中歲入粟者不下千名蒙蔽有司賄屬胥
吏從而溷厠其間猝不能詰蓋多有之若果有激濁揚
清之當道則乘是獄之起並其監生而黜之是為大快
人心者矣故判是獄者但當問陸氏子之應為監生與
否不當以其已為監生遂據以為護符也某伏處菰蘆

于世事一切不問區區一童子之試事非所與知然使
君方挾威怒以違清議在陸駒或有結草之報在甬上
諸薦紳則有蒙面之羞某如不言誰復為言之者率白
不既

心喪劄子答鄞令

不孝孤于乾隆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遭先君變罪大惡極不一而足續于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接丁先太孺人憂荼苦洊至持服至乾隆七年三月不計閏已滿喪期然而二喪各應有二十七月之期則未足也不孝孤私心未安又念禮制有所限故行心喪至八年八月以足五十四月之期自謂可以無害而執事過之以為律之所無夫唯律之所無故以心喪通其窮不然則何以謂之心喪也蓋嘗聞明時有疊遭丁憂之例如此者請於提學蔡文成公而文成不以為然以為三年之喪本于心之至痛該生後喪之至也豈能抑其至痛之心使待

前喪之畢而後以次相及此必不能之事也則至痛歷三年不得不除不必踰定制而過於厚也文成之言固是矣但不孝以為是在人子自返其心苟其心之痛已盡則除之可也如其未盡雖引而申之以至五十四月亦可也蓋嘗考舊史已有先文成而折衷之者宋史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諸官并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例條乞下太常禮官議于是太常議引喪服小記小喪除服以及鄭康成賀循杜預之說謂無通服五十四月者宜隨其先後而除是即文成之說也乃寶元中王恪以父母相繼不祿乞持五十四月服而仁宗特許之則事固有可變通不盡泥也喪禮大事古人成案最多可以參考今執事驟聞不孝所行而駭之懼為大部所詰不知不足懼也大部果有申飭亦詰不孝而罪之耳于他人無與也且不孝守律于服則已除之而心喪則未除校之宋明人所行似已並全而無碍倘必以為有犯定禮則即揭不孝之罪請秩宗諸公博議之不孝已行之矣寧有所詖咎乎率爾奉復不既

論適孫嗣統帖子答姚慧田

與足下相別十有餘年不知佳壻董生所造一至于此甚為欣慰来示經説數首考索甚覈獨其適孫嗣統一篇愚以為未當董生謂周制適子死則立適孫但如周桓王之繼平王太子洩父立而死平桓相繼則祖昭孫穆不入廟數況洩之死平王已為服斬不應死不從祀當援喪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之例祔于幽王之廟祝曰孝子某致祭於皇考故太子某甫如此則既不至如後世追尊之徒陷于以子爵父之失而其祭平王得仍稱孝孫又不至如世之所云以孫禰祖者愚思此一節禮文所闕甚大而古人未嘗及之今一旦得為講

明良足補遺經之軼然天子諸侯之廟所以觀德豈可以未踐阼之人而闌入之且其慮祖昭孫穆不入廟數則即入今取太子洩而祔祀之而平仍應以桓為穆不能使廟數之有所增也七世之廟親盡則祧如謂可以祔祀則當其入祧之日祔祭之主寧亦牽連而入乎吾恐祧廟之中列祖以次而坐必無可旁置一席者如不入祧則將安所置之故祔祀之說不問而知其非也天子諸侯其所承者專以嗣統為重所謂重者社稷人民而宗廟亦其一也未承宗廟之重安得享其祀是不得因其父之服斬而遂可援大夫家殤與無後之例也故別立宮以祀之則可祔廟則必不可也至於以孫禰祖之說原出于朱子論衛輒之論古來嗣統之禮不時適子死當立適孫即適子廢疾亦立適孫而皆不得謂之以孫禰祖何也嗣統非嗣世也故謂以孫禰祖固謬即謂仍稱孝孫亦非夫使嗣統者必依其本稱則苟有以廢叔嗣統當自稱為孝叔矣有以庶兄嗣者當自稱為孝兄矣此其必不可通者也若謂以叔彌姪以兄禰弟無所不可而獨不可以孫禰父則何說也夫廢叔廢兄當其未嗣統之日已曾為臣豈得尚有叔父兄弟之稱故先儒以為雖為子亦無害也然而天子諸侯雖絶宗究之天定之族屬亦不可泯曲禮之文內事曰孝王某不聞其加以孝子二字此固以嗣統為重亦因其序之

有時難通也故為人後者為之子愚以此為昭穆相當者言之而不然者但持為後之服而不得竟稱子此所謂嗣統非嗣世也不特天子諸侯之嗣統即大夫之嗣爵亦有昭穆不能相當而以尊行繼之者矣故為後即為子亦不可以概言喪禮本無天子諸侯之制故難考耳此愚之臆說也若嗣統非嗣世則西河嘗言之矣敢以質之足下其與董生更相討論以示我

奉荅臨川先生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

陸文安公弟子在江南西道中最大者有鄱陽湯氏此閣下鄉里文獻而向來無知之者按鄱陽三湯子並起至東澗先生文清公而益著東澗在宋史有傳而不詳其學術師友且誤志其世系三湯子者其長曰息菴先生千官郡守其次曰晦靜先生巾官提領其少曰存齋先生中官司諫乃東澗之從父也而宋史以為兄謬矣三湯子之學並出於柴憲敏公中行固朱學也其後又並事真文忠公亦朱學乃晚年則息存二老仍主朱學稱大小湯而晦靜別主陸學東澗之學肩隨三從父而出師友皆同而晚亦獨得於晦靜是時朱陸二家之學

並行而湯氏一門四魁儒中分朱陸各得其二方虛谷主張朱學力詆東澗以為見包恢入政府方守陸學遂為所脅舍而從之此乃門戶黨伐入主出奴之說不足信晦靜之以陸學名乃在包氏未登宰執之時不自東澗始也按袁清容集亦言晦靜始會同朱陸之說至東澗而益闡明之是二湯之書殆在趙東山之前而先儒皆未之及不可謂非一大罣漏也晦靜之學傳者其一東澗其一為三衢徐公徑畈當咸淳之際開講尤大有名而宋史本傳亦不詳其師友大抵宋史排陸學凡為陸學者皆不詳故虛谷之力詆徑畈雖不足信然非虛谷集亦莫知其所自出也徑畈之弟子曰謝文節公疊山乃忠臣曰徐古為乃遺民有詩見天地間集而謝徐論學宗旨不可得而聞其一曰曾子良亦閣下鄉里前輩所謂平山先生者也著錄及門者頗多葢三湯之源流已滅沒而愚從五百年之後爬梳而得其一二稍足為朱陸門牆補以拾佚以正宋史之謬揚袁舒沈之外湯氏固一大支也閣下為文安學譜竟失去未及序則脫漏之大者嗟乎東澗固季宋文章巨手也向使其集存必有可以考見諸老之緒言者而今并其學統幾無可溯其亦懂矣草廬弟子尚有余公廷心精忠大節亦足為師友生色者皆願閣下補列之

金史第三帖子與董浦

完顏開國功臣前推粘罕後則兀朮世宗之言不可易
也而粘罕之死不明諸書皆言太宗之子宗磐惡粘罕
故先誣其黨高慶裔斬之粘罕請為庶人以贖其罪不
許遂絶食縱飲而死熙宗賜謚為威烈皇帝是粘罕特
以失志致死而未有所決裂也三朝北盟會編載粘罕
獄中上書自訴減遼取宋之功而繼之曰前日之罪御
林牙兵忽然猖獗陛下用臣出師臣以狂孽指日可定
不知耶律潛伏復反交攻凡三晝夜勝負未分猶為可
戰奈糧草已斷人馬凍死牙兵知我深入重地前不樵
蘇後又食盡所以失利又副將外家生心反背知父母

妻子並在牙軍中兩軍發釁臣不得施此大敗之罪也
願陛下察臣有立國之功貸臣螻蟻之命以成五湖之
湖熙宗答詔曰國相輔佐先帝曾立遣功朕繼承丕祚
俾董征誅不謂持吾重權陰懷異志國人皆曰可殺朕
躬非敢私徇奏對悖慢理當并磔以彰厥過罔皓出而
造漢二叔誅而造周去惡用賢其鑒如此讀此詔則粘
罕之不良宛明矣或曰方太宗立儲時粘罕固確宗磐
爭立時論以為當屬熙宗粘罕意其幼易制而固確亦
以娶熙宗之母無異辭及熙宗立粘罕等專政見惡故
詔中有四皓二叔之語愚考金史熙宗本紀天會十三
年熙宗即位粘罕以太保晉國領百官每年以宗磐
宗幹同領而粘罕居其上又次年六月左丞高慶裔伏
誅七月粘罕宛而無將兵討賊及下獄之事粘罕本傳
宛後加封周宋國王而無進賜帝號之事不意何以脫
罪如此唯是熙宗之立則紀傳皆言出於粘罕之力而
宗輔宗幹希尹等助之則詔書四皓二叔之語非無所
指矣金史乃茫然而莫載不已疏乎粘罕在金乃疎屬
則謂其爭立為太子者其說無稽及其枋政亟聞其專
權有所悞于國則熙宗或以厭惡老臣而加以罪豈可
使之與宗磐輩一例也粘罕之孫秉德與于海陵弒逆
隨其家聲或亦粘罕之故怨望乎然粘罕既以罪宛秉
德又何以遽登右相位在海陵之上是皆絶不可解也

幸攷之

辨吾家啟東墓志世系與厲樊榭志乃陳怡菴所作其序世系曰太師和王昭猶之後和王生太尉保信軍節度使永堅太尉生養高處士相壽處士生綿竹令璧綿竹生晟字啟東世家盞厓隨宋南遷居會稽養高處士始徙于蘇

怡菴在洪永間以多學稱文名亦東里之亞其集至今尚傳乃讀是志頗類不學人所為可怪也大家作人碑板其於世系必有考証不肯妄信其家子弟所述以其家子弟所述或出附會也吾家係宋兩朝戚畹非爾爾氏族比況去怡菴僅百年人代不甚遠也吳越又接壤也何以荒誕一至于此吾家自西漢時出京兆至東漢

之季已居錢塘由是而三國而六朝史傳可考而唐而
五代稍隱約然皆居錢唐非蓋屋也先侍御公始由錢
唐遷甬上其弟始由甬上分居山陰在太平興國間非
隨南渡也亦非由錢塘竟遷會稽也山陰之支六世先
太保唐公安民之長子曰儔是生思正思正之子曰墜
月泉咏社所稱泉翁者也思正之弟曰思敬是生太師
和王昭孫泉翁于和王蓋同祖兄弟也而以為曾孫舛
矣太保之次子曰太傅越王份是生太師申王大中甫
王無子故和王為之後和王生太尉太尉四子其一曰
壽老所謂柏壽殆因壽老而譌也泉翁之於壽老乃族
祖且泉翁在宋直祕閣其後自稱遯初子與謝皐羽相
唱和亦何嘗仕元而忽加以綿竹令之官乎蓋自德祐
丙子太尉扈三宮入燕見於元史其子孫皆北徙不聞
南歸安得遽有養高處士者居吳下乎若泉翁自宋亡
後遷杭剡源稱為城東處士是則確然可考者又何嘗
居吳也怡菴所述無一是者吾故疑吳下一支之冒託
未必出於和王也若果出自和王不應不知其世系矣
近來吾家越中譜已散失猶幸甬上譜附志小宗以質
之劉後村集所撰制詞無不合者然所載僅十世而止
故自壽老以下不及焉賴有此十世者和王與泉翁之
為兄弟昭然也厲徵君樊榭方葺宋詩已錄泉翁于遺
民矣及讀怡菴集而深疑之貽書于予爰序次大畧以

荅之

寄謝副使石林扎

去冬殘臘得即抄始知執事橫遭誣罔讀其彈章洶洶可畏殆不殺執事不止是日也荊婦輩俱為之廢食奴子相聚累唏煞愚則以為明有天地幽有鬼神小人蒙不韙以殺人亦非易事即謂隻手之障力足辦之而方今

聖明在上清議炳然必非此術之所得施也曾未幾時而內外交章發露矣今部議休復諒薦紳學士誰不加額速駕以執事之經綸幹力前此未展一二乃從霜雪風霾之中神采愈出從此發抒底蘊以報

天子固屬吾道之幸煞不可不審所以自處也執事之

道甚高非當世巨公所能盡知宦轍所至欲其相忘於
勢分之相臨而委已聽則弗能既弗能委已以聽則即
有掣執事之肘而不得自便者夫執事之風裁整峻
而其胸次實和且平倘以賢者相共事其能乳水無惑
也悠悠之徒聞執事之先聲而豫猜之則先設成見以
相待而執事之於人又以坦率不自持其形迹故益危
當斯時也執事委蛇其間則上負
九重湔洗錄用之恩而前此之故吾盡喪此必非執事
之所肯若其崛強猶昔則覆車之鑒可為寒心執事涉
風波者累矣高堂白髮以噩夢添其老淚亦為人子者
所當念也今幸值鮮俎之後翩然奉太恭人返桂林雖

答樊榭

宋詩紀事中謝幷前已約畧呈上數十條昨又偶考及
王亘始末按王亘有二其一為北宋元祐間之王亘乃
四明十洲偘和詩之一也但不知其何所人亦不知其
何官爵蓋十洲偘和凡四家一為太守劉珵一為倅陳
公子翁一為里人舒中丞信道而一則亘也四明圖經
但紀其詩而不詳其人了翁大儒名德信道亦詩中宿
老亘參其間殆非聊爾人必矣而竟泯然無可踪跡弟
攷之久矣未有得也其一為南宋乾道間之王亘乃閩
人嘗仕於粤之南恩州故粤中亦有其詩其人猶及交
胡公澹菴者足下所載王亘其詩則元祐之詩而系以

乾道之世誤矣乾道之王亘安得謬筆於陳舒之間也
謂當兩存而疏晰之敢告

答山陰令舒樹田水道札

大江以南三江之望不一有禹貢之三江郭氏以錢唐
當其一有春秋外傳之三江韋氏以錢唐及浦陽當其
二其越中之三江則以錢塘及曹娥及錢清列之為三
春秋外傳之三江已不可當禹貢之三矣而況勵勵
越中者乎是不辨而明者也蓋浦陽本錢唐之支水曹
娥與錢清又浦陽之支水方浦陽既東出益大越人以
諸暨江目之自是分為二其自南道出者走蒿壩其自
北道出者走義橋蒿壩而下所謂東小江者也下流斯
為曹娥（今越人斷東小江於曹娥別為一水非古水道也）義橋而下所謂西小
江者也下流斯為錢清然曹娥僅達乎會稽之境輒止

而錢清則深入山陰之域愚讀酈道元注水經其云浦陽江者本專指曹娥而後又以蕭山之潘水當之是又屬錢清蓋其疏晰未精不知曹娥錢清之為二而但以浦陽涸而舉之嘉泰志辨之而亦不了了已見愚所呈浦陽江記中然自三江分道各有周防錢唐水至則蕭山捍以漁浦之隄曹娥水至則會稽捍以蒿口之壩皆不為厲而錢清獨甚蓋義橋之水歷蕭山之尖山入臨浦合山陰之麻谿承天樂諸鄉之浸穿入錢清江河互鬬常時江水挾海潮高出河水上若淫雨積日山洪驟漲則河水又出江水上不得不設壩令越水但知錢清不治田禾皆受其殃而不知舟楫之厄於洪濤行旅俱不敢出其間周益公思陵錄可攷也明天順中太守東莞彭公誼乃鑿通磧堰山引上流之水從漁浦入錢唐而築壩於臨浦以斷其流成化中太守浮梁戴公琥又營麻溪壩添扁拖諸閘以濟之水患稍息然而磧堰驅水逆行終非其自然之性又臨浦之江塘未築海潮尚隨江水入麻谿且三十六支之水在內地者扁拖諸閘不能盡瀉嘉靖中湯公始有應宿之役其地二山對峙石脉中聯正當三江所滙以入海之道乃築二十八閘護以塘四百餘丈而尾閭之水始得通行無阻嗣是以後錢清有江之名而實則不復為江可以引江之利而不受其害居民亦幾忘其為三江之一也然湯公之功

良偉而彭戴二公之為之先亦豈可沒故愚嘗謂湯公二祠其在三江者宜專祀其在城中者宜合彭戴二公祠之則典禮當乎人心而惜乎莫之舉也不特此也考之尚書余公之言曰湯公之後增石捍拓改其旁四洞為常平以洩漲水者太守涇縣蕭公良幹也事在萬歷十有二年其後又微有罅漏灌之鉛錫使無絲毫之隙者太守光州黃公綱也事在崇禎之六年是在三江祠中皆當居配享之列者不可以泯然而已而蕭公又別建山西閘以輔應宿之所不足功尤著詳見越水詹言尚書又曰開工之修大抵五十年而一舉自茲以往不無望於後來者康熙之初里人姚少保啟聖又常修之今已七十餘年矣夫舊工之堅完後人非可妄有更張固也然而培植保護之功所不容已乃康熙己丑以後之議有謂閘本主於洩水雖有搏嚙亦無害遂悤置至今則又愚之所不敢信者也

水經礫谿帖子東愼甫

蔡九峯砢礫谿口之謬東樵娓娓糾之是已而東樵之說礫谿其謬甚於九峯足下亦知之乎夫礫谿未嘗有南北二澗也東樵既讀誤本水經而不知正又爲讀破句以成其妄則九峯當日尚不至此水經本曰濟水東過成皐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谿南無所謂北礫谿也善長則以濟水不至東北而出谿南故非之別爲注曰濟水東逕二廣武城北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南則礫谿北注之是特即經所言之水改正其道而未嘗別有所謂南礫谿也誤本水經忽顛倒其文曰又東至北礫谿南于是

東樵以為有北則必有南而誤本又以注中廣武城而下六條俱列于經東樵不知其非也就其文而更定其句曰濟水又東㠯南礫谿注之則儼然二礫谿並見於經而善長糾經之說明在注中而莫之思矣然則九峯之謬不過一谿東樵之謬且以一谿為二谿水經之受誣甚矣夫礫谿非他即漢志所謂馮池也古不聞有二馮池亦安得有二礫谿乎世之讀誤本水經者多矣豈止東樵乃于誤本之中別為句以增其失則東樵湛思專精以反貽此戚也足下其為我一審之

與同館某君札

楊生永鈺相從精舍執事吹噓之甚盛意也然永鈺幸得邀賢者之盼益宜從事實學以報知已不當夸誕放廢陷於遊談無根之習近見永鈺自以為是矍言無忌其數日甚願執事有以誨之執事為其父作墓志其文工矣然其中據永鈺所自述如世系師傳之謬有不敢不陳之執事者永鈺自附於鏡川楊氏之裔而並不知其詳鏡川兄弟一為文懿公守陳累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明史有傳一為碧川先生守阯亦累官吏部侍郎致仕加本部尚書甲申後補謚文肅明史附之文懿傳中一為康簡公守隨累官工部尚書行大理寺卿事

明史有傳三公者文懿乃醇德大儒碧川亦有文名居官以伉直著康簡則力爭逆瑾八臣之一也永鈺乃曰守陳官至工部尚書謚莊簡則可駴矣明史非僻書以永鈺之博雅乃未能見此若鄞志及甬上耆舊傳則不應不一考及也然且文懿之貴在宣宗時其先無達者世系明見其集中而永鈺稱其為明觀使厚之九世孫則强取文懿以為已祖又强取人以為文懿之祖而盡改其官與謚乃曰其父曾重雕文懿之集誣而愚矣天下豈遂無見文懿之集者乎執事一一信而筆之則世或不知其出於永鈺之謬而以為賢者之疏亦足玷也永鈺之先本出於吾鄉城西之鬻脰湖有布衣欽者嘗以爭湖田稅重得減至今湖人附祀之聞莊簡祠亦義士也永鈺以其為布衣不足宗故依託鏡川而又不肖心以褻之顧執事之更定而正之也吾鄉楊氏之達者三鏡川最大其外尚有南里草堂之楊安成先生之後也而方伯以下無聞又有忠諫坊之楊后江先生之後也今絕世是二楊者尚不與鏡川通譜何況其他永鈺又言其父及侍萬八先生季野其同遊者曰蔣太史摹崖胡京兆鹿亭袁孝廉眉少則益可駴矣摹厓僕之舅氏也未嘗從季野游京兆則年雖少於季野而以早貴稱昆弟交且京兆乃詩人不講學眉少則未嘗一識季野永鈺不知何見援此三人以入萬氏之門將以為萬

氏重耶抑以為其父重耶願執事一問之有問於永鉅者曰聞君不取杜甫之詩然則四唐中雖最當君意者永鉅正襟而告之曰李穆客為之茫然退而考之則劉文房堉也其人傳詩祇一首年來後生氣習日以浮蕩如永鉅者漸不可長並恐為執事之累故不敢默而已也

鄞全祖望紹衣

簡帖

移詰寧守魏某帖子

自昔圖經地志莫不扳援古人以為桑梓生色予謂不覈其實則徒使其書之不足取信於世吾浙河以東人物莫備於會稽典錄其於鄞人自大里黃公始南宋王尚書深寧黃提刑東發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為鄞產因謂范蠡與種同功一體蠡可去而種不可去者以父母之邦也兩先生之言善矣而以予覈之則有疑焉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

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悅俱見霸兆出於東南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于是去吳之越又曰范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津無由自致殆非真賢然則種非鄭人矣吳越春秋內傳曰勾踐還自吳范蠡謂種曰子可去矣種不然之其後內憂不朝謂妻曰吾王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悔不隨范蠡之謀又曰句踐賜以屬鏤之劒嘆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禽然則由種將死之言攷之益非鄭人矣夫越絶書雖非出於子贛之手然固西京之筆吳越春秋雖係皇甫擬拾之書要亦自東京以來傳之兩先生據高氏之一言而盡棄諸左証恐不其然予又考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註則曰大夫文種字會楚鄒人然後恍然曰鄒與鄞字皆從邑或相近而譌也以深寧東發之博且覈也而一言之失遂貽枌社千古之誤可不審乎

辨錢尚書爭孟子事

秀水朱檢討彝尊嘗以錢尚書爭孟子事為虛特懸疑太祖不至武斷如此而已同里萬隱君斯選攷之則更密矣萬氏之言曰南太常寺志及翰林故牘載洪武五年國子監將丁祭上曰孟子不必配享其年臘月上曰孟子有功先聖今後仍復之是孟子固嘗罷享然不因公言而復一疑也典故輯遺載上讀孟子恠其對君不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時將丁祭遂命罷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復之是孟子幾至罷享亦不因公言而復二疑也實錄命修孟子節文在洪武二十七年嘉靖寧波府志載之二十三年

即果如府志之年而公四四年卒於壽州亦不及修節文之事三疑也成化府志不載至嘉靖府志始見之四疑也萬氏所疑如此則尚書事宜若不足信者然是說也成化楊氏之志不載而天順黃氏之志則載之（謂南山僉）事黃氏集中且有詩以紀其烈故其孫作閒中今古錄亦載之黃氏生洪武是猶去尚書不遠且成化府志雖不特載公傳而未嘗不載黃氏之詩則亦自可互見李氏四明文獻志亦載之是皆出於嘉靖張氏志之前未可盡以為誣也以吾攷之罷配享與修節文原屬兩事罷配享在二年卧棺絕粒以爭之者公也修節文在二十七年力詆劉三吾為佞臣以爭之者連江孫芝也天順黃氏之志系公事於二年是以而并修節文亦連舉之是混後事於前事嘉靖志則以罷配享屬之二十三年是混前事於後事不知兩案之為兩人也太常志諸書以二十年為五年猶嘉靖志以二十七年為二十三年也諸書不載公諫猶孫芝之事亦僅見於國史惟疑而他書不載也蓋史事固有當參攷而始完者若竟以為無有則黃氏非欺人者至若太祖之武斷則不必諱亦非後人所能諱也近見錢氏家傳謂公卒於二十七年意欲與實錄相應則又誤矣

公棠辨

刻源有九曲而公棠為殿說者以為孫輿公來山中嘗植棠因以得名姚江黃先生疑之曰二百八十峯以輿公得名者為梨州爾雅赤棠為梨則有梨不應復有棠是以一事而附會之於地也予考之寶慶四明志本作公塘蓋九曲之水會於晦谿而置堰於公塘未成堰之前先有塘以瀦水故呼之曰公塘乾道四明志述形勝亦祇及輿公之梨洲而無樹棠之說開慶四明志吳制使於公塘置寨防盜則在當時為要地不應并其名而有誤也以塘為棠始於至正四明志蓋好事者為之姚江但疑其雷同而未審其訛轉之自耳予初作刻源

九曲辭亦循傳聞之說貽誤藝苑山靈有知當為齒冷
因是正之以補失言之羞

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

漢會稽三都尉分部不甚了了自吳會稽典錄以下異同紛出鄱陽洪文惠公雖辨之然尚未覈也作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

前漢會稽之境西部治錢唐東部治鄞而東部不見於班志幸宋志見之兩越既平增置冏浦治二縣而以南部治冏浦東漢既分郡畫江為界則置兩部於太末而東部治章安南部治侯官本自劃然李宗諤圖經謂文帝時都尉治山陰元狩中始移錢唐然則漢初祇一都尉治山陰其後分為東西部乃移山陰之治於錢唐而以山陰隸鄞為東部足以補班志之遺若通典謂前漢

西部已在婺女即末太則大誤也獨回浦治二縣最為舊史所混亂班志於治縣云本閩越地以見回浦縣為甌越地也晉太康記章安縣本鄞縣南之回浦鄉漢章帝立今由象山以至台州之臨海一帶正值鄞之南土是前漢之回浦而東漢改名為章安者洪文惠謂回浦在西漢已置縣不應是時尚稱回鄉不知分合升降各有時時蓋省縣入鄞而為鄉章帝又置為縣耳蓋前漢時立二縣原以統兩越遺民回浦在鄞南以統甌越治又在回浦之南以統閩越而南部治回浦以臨之自司馬彪誤以章安為治而張勃遂以東漢之臨海即章安侯官二尉皆治所分沈約劉昭疑不能決通典竟以勃言為據夫使章安即治而自章安以至侯官皆治所分則前漢之回浦所涖何土不僅如六朝空荒諸縣有土無民也故文惠以為續志有闕文當云章安故回浦侯官故治則于地理之沿革得之矣按今會稽第十四縣曰東侯官三字見沈志東侯官之名始見此吳地記云漢以東甌為回浦光武改為侯官此可以証章安之為回浦也晉志云東治後漢名章安此可以証章安之為治也圖經既知章安本是回浦而謂前漢之東部已治治則亦因沈約志中以章安為東部故有此訛文惠又疑前漢回浦恐非南部不知東部在鄞則南部當在回浦至東漢畫江為界而後東部徙章安耳太平寰宇記于臨海則謂本回浦而

後漢改為章安是已於永嘉又謂本冶而後漢改為章安何其自相背戾乎是皆由續志沈志而誤也然愚考會稽典錄引朱育云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冶并屬會稽而立東部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又徙句章則其誤在司馬彪之前矣夫東部之治鄞當在回浦未闢之先既誤以回浦為冶又誤以回浦之南部為東部而東部之鄞反自冶徙真無稽也至今奉化象山之間有鄉名回浦蓋漢之舊也何物毛生妄爭以為蕭山之西境則益誕妄之尤欲取前志續志晉太康志宋志吳錄吳地記太平寰宇記隸釋等書盡抹殺之減去二千年來會稽之一縣以成其鄉里之私蓋必必置喙者

昆明池考

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二水吾以輿地考之昆明為今雲南之大理府滇為今雲南府滇自楚莊蹻之後世為國王即以池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為滇徼外之蠻漢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國以達大夏于是發使滇國滇王為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而怒欲討之聞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旣而兩越旣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卒不通郭昌將兵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未附通鑑唐武德四年昆瀰遣使內附昆瀰即昆明也時有西瀰河蠻東瀰河蠻通

名昆瀰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三輔黃圖皆曰昆明有滇池武帝象之於長安則今雲南府之滇池亘古以來未有移也昆明尚在其南西相去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即以昆明名誤矣且以事情言之滇王未嘗得罪于漢漢無故圖其地理而欲伐之無是理也以軍行之道言之漢若欲伐昆明乃去其國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而戰於滇更必不可信之說也予疑此久矣但謂得其証以實之偶讀杜岐公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瀰川漢武帝象其形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瀰國亦以此名然後恍然蓋今滇雲全省之水其最險厄為迤東西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即古葉榆水之北出者自浪穹縣巃谷山滙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為巨浸水經注謂諸葛丞相戰於揄水之南是也史萬歲擊南寧渡西洱河破三十餘部韋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千里梁建方破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愬請降鮮于仲通李宓皆以十萬之師覆於洱河是洱河者大理一道之湯池也昆明持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摹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不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之廣然昔人有事于南中未有以為戰地者而況乎武帝之所欲討者非滇也予又考唐嶲州都督劉伯英上

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
也天竺即古之身毒伯英之言猶是漢人自昆明通道
之故智則洱河之為昆明無可疑者滇南自蒙氏歸唐
而後其與吐蕃爭者亦唯昆明異牟尋既取昆明遂食
鹽池徙洱河七種蠻吐蕃以兵八萬屯昆明爭之韋皐
圍之不能克則昆明之險可知也若高宗時唐九徵擊
吐蕃于姚嶲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珥蠻築城戍
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紀功其所云滇池
亦指洱河蓋襲史漢之譌九徵戰勝于大理不應建柱
于千里而遥之滇池獨恠自遷固以來其訛相襲雖有
岐公之言莫據之以正舊史元段世之荅梁王曰若欲
修好當待昆明池作西洱河豈知夫西洱河之本為昆
明池也作昆明池考
蘇子瞻曰南詔有西珥河即牂柯江河形如月抱珥
故名愚以為昆明轉而為昆瀰昆瀰昆瀰分而為東西瀰
瀰又轉而為洱此語音之迭更非象形以為為
則更非矣宋人自大渡畫界而後不知天南事跡之
詳故耳

廣德湖田租考

吾鄉廣德湖之廢為田所輸于官者租也非賦也故較諸鄉之田為獨重世但知湖田之開由於僂异而不知湖田之不輸賦而輸租由於仇念故世但知湖田中有僂异祠所當廢而不知仇念鄉校之祀尤宜黜也宋會要云紹興九年權發遣明州周綱上言湖自政和八年為田召人請佃得租米一萬九千石至紹興七年守臣仇念乞令見種之人不輸田主徑納官租增為四萬五千餘石嗚呼古今來聚斂之臣逢君縱惡蓋有出於人情之外者夫田主之得有此湖田也其募人墾塞之功不知幾何即其墾墾既塞一歲而蓄再歲而新田三歲

而畲亦不知糞治幾何而後得有此租也而上之人忽攘其租而有之吾不知其何顏以臨民也夫田主之租詘終可得而攘乎彼佃田者大率皆貧民也其平日不能無所藉於田主一旦而竟負其租亦非貧民之利矣而三代以後之阡陌不能終為王田者數也數年之必售之人則又為田主所有矣田主將盡以其租輸官而不取升斗之利乎抑亦將重其額以取之貧民也是以為無窮之患當紹興二年李莊簡公光守宣州嘗言政和以來東南湖田之累僅得罷餘姚上虞二縣而已踰二年移知湖州再疏請盡復鑑湖廣德湖湘湖之舊朝議遣轉運使相視報尚書省而其時明之守臣即念也不思奉行正義以紓部民之害反以加租証其君自有此加租而其後轉運使遂言契勘湖既為田更無可復之理則湖之累始於昇而成於畲也故始不過以充高麗使臣貢道之費而其後遂以養軍宋亡遂以海運赴津門湖田之民受害巨矣乃宋史居然為立傳頌稱其美四明志亦然不知其巨聚斂之臣如此其餘寧有足觀乎湖田減賦在明嘉靖中以布衣楊欽之疏其時尚書聞公淵副使陳公槐主之始得請於朝而以視他鄉猶獨重焉湖田之祀三人也以報功而廢湖者加租者亦享其祀而莫之問是則不可解之惑也或曰今奉化之善塘有廟焉以祀畲也念之退居奉化築塘利

民何與此事相庚與曰念當為守之時但欲增國課以
固位耳無暇為民也及其退居則不作此想矣樓异亦
復戚浦至今城南之人祀之予故謂豐惠祠蓬萊觀之
祀當黜至戚浦則不以過掩功也念之宜祀于善塘亦
然事各有所當也獨恠五百年以來盡人皆言廢湖之
害至歸罪于王正已之强辨而莫有攻及此事者故特
記之

知廣西府楊公傳糾謬

鄞之甲姓有四楊張屠隆而楊最盛禮部尚書文懿公
守陳以魁儒暨其弟吏部尚書文肅公守阯工部尚書
康簡公守隨並為景泰以後名臣文懿公二子刑部侍
郎茂元四川按察使茂仁皆名臣也顧於文懿公猶廣
西公大節鮮知之者公諱美璜字以和刑部子也以文
懿文恩蔭補國子生文懿公家法最醇其教子猶以正
學未嘗因貴盛墜其家風初任左軍都督府都事尋改
南京遷中軍都督府經歷正德已卯寧藩倡亂武宗南
下車駕至留京其時江彬勢張甚扈從諸臣皆聽指麾
南中諸寮迎奉尤惕息一日夜漏將丙彬忽傳宣從中

府取京城門鑰不知其何所為也公以祖宗定制不許夜啟却之彬怒再遣人以危詞恐嚇不得不已公拒之益厲及晨彬詐傳旨逮之下獄南樞臣喬宇戚氣責公意欲公引罪而請之彬公抗詞不屈其時行在大臣雖心重公且明知下獄之出於矯旨顧畏彬鷙公以待命衆以為必而有旨釋諸囚南理臣猶畏彬未敢私有殺害及北還竟釋之彬誅世宗聞公事嘉嘆遷工部虞衡郎出為廣南廣西二府知府皆有惠政吾讀焦澹園獻徵錄極言孟尚書之守正上遊牛首山夜抵聚寶門尚書堅閉不納上遂宿報恩寺中以此事觀之則皆妄言也明史則言江彬即索門鑰於宇而宇力拒之殆即移公之事以屬之宇嗚呼是時江彬逆謀雖未成然視京城若私家之門户其危福任意危矣以忝贊重臣坐視其矯傳以繫命吏而不敢違而公能當之是賁育之勇也抑亦文懿公以来之教澤所謂不媿世臣者乎然而諸重臣媿死矣諸重臣之所不能而小臣能之乃仍掠小臣之名以歸之重臣可為太息者矣郅惲當東漢之時拒闕不納漢史書之若以比公則惲易而公難蓋明主可以執官守而逆臣之怒難嬰也明人重甲科故其以任子有名于史者甚少雖賢不得登大寮向使起李衛公于是時所不平也大節如公得為重臣豈非坐詼而

落淮南之膽者世宗既知之矣而仍聽其浮沈夷徼以
老不亦棄才如草芥乎明史不載公事嘉靖府志謂公
不附彬謀逆被繫彬誅始釋則又厲妄言子所本者為
半湖陳公日錄陳公時以獻俘隨張永在南中又同入
都及見此事爰采之以補史并正諸家之謬

節愍趙先生傳糾謬

節愍趙先生之死世傳之者皆謬子從華公嘿農高公
隱學二集中攷得之世無歐陽公孰為王彥章核實者
乎作糾謬

丙戌六月江上失守先生題詩案上曰書生不律難驅
敵何處秦庭可借兵只有東津橋下水西流直接汨羅
清誓死不食其家多方解慰不能得顧先生以曾借友
人金未償為愧委曲措置得之次日晨起袖所作歷試
經義納衣巾於文廟詣友人家返金友人熟知其貧訝
其返之速叩之先生笑不答即往城東躍入江水漁舟
驚集救之江流湍急浮尸竟去力追僅得及焉其家故

知其以祈死出遣人四輩跡之及之江上漁人輩詢其故惑嘆乃共以淘灌之盪其喉扼其胷使出水探其袖中紙累累而友人亦至為之驚泣良久得醒舁之還家膚孔間血涔涔然張目不語仍不食其家計無所出先生故授經太白山中與其徒徐生相得至是聞先生事來視之因強與先生入山欲令食不可則為謬語以慰之或曰李侍郎長祥克紹興矣或曰翁洲大將軍黃斌卿奉監國來恢復矣或曰石浦大將張名振奇捷矣或曰四明山寨下慈谿矣先生聞之即進食如是者半年謬語漸窮而先生病亦稍愈間出山中問樵子輩以近事則循髮示之曰天下大定更何問焉先生大慟踣地更不復食至冬盡困甚氣息奄忽而逝蓋先生殉節顛末如此今所傳乃謂先生投水即死死而莫知其由迹人過之有及見其哭文廟中者乃得其故不知其絕命詞蓋已出矣又由死而生復延半年則謂其投水即死者尤誤也予觀志士之死亦各有地與其時時文山疊山其前事也有明之季戴山先生不死於絕粒而死於山漳浦先生絕粒者再不死而死於刑寒山先生投水投縲者四不死與兵一年而卒死於水鄭御史為虹不死于自刎而死于刑均之死也而不遽死不如此不足以顯其節之奇也惟是先生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可以無死而乃要之于必死則更奇矣先生私謚節愍亦華

高二公所定云

記范孝子事

吾鄉范孝子洪震百年以來人無閒言而不知孝子之大節固有不盡以孝者則雖其家傳亦略焉偶讀董處士劒鍔集得其事為節略之管江杜秀才之死節也陸處士宇燝取其遺孤育之其孤多病處士一日與買藥過考子則問曰是何人也而為之藥處士以告孝子矍然起曰乃杜郎耶尊公吾同學兼以同歲又同志也吾于尊公之死哭之者幾日時時從湖東來者問其孤莫有復者今乃以買藥遇天也豈可使陸丈獨為君子處士因言其三喪未舉孝子曰不特死者當于我葬杜郎未娶我當娶之有匱乏以告我卒為杜氏宼其三喪而

并置田墓以贍之且助之娶焉嗚呼吾聞孝子晚年病噎凡其為齋戒為壇為卜以至丙夜百叩靡神不舉者皆其平日所振之人故至今無不以長者誦孝子但好義固人所難而如杜氏之孤則畏禍者所遠避而不前者也是不得僅以長者目之矣董處士曰孝子喜飲酒醉則狂呼累舞側弁跣足凡諸嬉戲窮晝極夜無所不為世或以此恠之不知其有所託而逃耶嗚呼孝子生平精于醫而乃以醉戕其軀不為尊生而為祁死斯豈漫然而忘守身之戒者乎吾于是而深悲之

記李烈婦事

神木觀察使新安李君如璐有子壤年少負異才顧善病娶同縣辛氏女甫半載患癘而死時觀察方官撿討居京邸辛氏當壤病亟時已有矢詞至是君舅令其小姑防護惟謹婦覺之乃紿其小姑出視君舅飧因遣婢隨之行急懸帛於梁自磬比小姑還則氣已絕相距止一日督學使者聞于

朝得

特旌如令夫先王之制禮也必酌乎中道而行之是故孝子之服勤其親也罔極之恩至于當大事夫亦何所吝然而方親之終也水漿不入于口祇三日過此者以

為不用吾情既莖食粥既期食菜果其或有疾則醴脯所弗禁也先生豈敢有所寬假其間夫亦以憂人道之絶而為滅性之戒也婦人之于夫也亦然同窀廟見以來所以定終也誼身將使其奉舅姑承宗祀撫子姓方無負于伉儷之分固非謂生不獨生宛不獨死遂成婦道之終也然而三古而後至性慚漓死生之際丈夫或不能不爽貳其操而謂巾幗芳年視死如飴是則有心世道者所不敢挾中道以議其後者矣是故殉夫之節其與剖股事親之孝均為采風者之所必錄畿輔首善之地而觀察身居侍從班固簪筆而有事于彤史者也女貞之樹挺生戶庭是中壘之所未有而

聖朝教化之隆其亦于此可見也已觀察屬予為文者數矣歲華荏苒忽忽未就今年以保定之行相見于逆旅乃為題其傳首而歸之

周璧堂事辨誣

徐都御史心水之被拘于海上也璧堂以知已之感挺身救之請代拘而遣心水以餉贖心水既歸所許餉不償諾璧堂以是受拷足為之璧有為之釋言者始得脫心水深慙負於璧堂及相見璧堂無怨言踰年心水死璧堂以詩挽之極哀君子以是嘆為不可及吳農祥妄言為璧堂以受拷故凶終于心水是未讀璧堂之詩者也農祥自居于璧堂生死之交謂當璧堂臨沒時親呵護其集以歸其家而謬戾至此且璧堂以戊子赦心水事畢即歸而農祥謂在辛卯翁洲破後者尤非也農祥所作擬史諸傳如朱孩未章格菴張蒼水事大半舛錯

全無攷証然猶可曰此皆前輩巨公故不免耳視而目
聽若躄堂則既冒託於生死之交而亦從而誣之卑書
燕說不幸而傳則文獻之禍也已

記馬惟興語

馬惟興者馬寶兄也嘗為雲南總兵移鎮福建其人不
諳文墨然時有發言合禮者順治之季　特賜諸將三
代贈封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對曰下官少為寇
虜相從作賊今幸際風雲之未實不識父何名母何氏
若私撰以上之不惟欺君亦誣其先人也願明公以此
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嗚呼李德林
後人也尚妄加其父官爵以招罪戾豈但侯景哉不謂
惟興之草竊所見卓然直可為後世法惟興死於癸丑
之前不豫其弟之變由其所言觀之固當賢於弟也惟
以孫可望將降于永明嘗賜
爵敘國公後歸附遂屬平西賜

凱風說示李桐

在昔南雷黃公嘗疑凱風親之過小不當如詩序詩傳所言蓋使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則家門風化所關過亦不小非可以怨為過其後閭徵君百詩據孔疏解之謂七子作詩自責其母遂終不嫁予因是嘆七子有諭親于道之功而其母亦不失為賢母蓋能遷善而自新者也詩人不特美七子即于其母亦有焉與矣同里李秀才桐其尊公端孝先生五歲而孤後母何太孺人于歸甫一歲李氏家無一隴一瓦之資何氏親黨頗有欲奪其志者先生聞之潛偵其人于道以錐擊之歸而跪於太孺人前流涕自陳太孺人亟抱之相與奉其父栗主

於庭慟哭誓相依終身遂毀容垢面以女紅課子親黨
罕得一見先生稍長念家貧因於讀書之暇兼習醫隶
修所不足取藥籠之入以佐之承歡備至太孺人晚年
嘗于忌日流涕謂諸孫曰吾之得以完節見汝祖于地
下者汝父力也既及格有司備得其狀請于
朝太孺人以節先生以孝並得旌近者秀才多求四方
文士為先世作傳欲諱此事殆思掩太孺人之美而傷
先生之心予曰不然人誰無過能改之則聖人不以為
非不然凱風之詩聖人亦必周旋七子而去之矣其不
去也則七子之母固亦名教之所許也矧太孺人之所處
固非七子之母所可比事固以從其實為可信也予見
夫婦人之爽行者矣區區寒泉棘心之言蓋不足以動
之也作凱風説以示之予又嘗讀江村鹿氏魏童子傳
其母他適童子傭于人間聞而急往追之為奪者所持
不能脫踣地呼天聲竭泣血餓而恠風驟起震盪衝激
昏霾閉日咫尺不辨其母亦不能前童子得復及之哀
號不止其母感悟而歸端孝先生之志與童子同而其
事不必如童子之危則以太孺人本賢風電之助可無
庸也更附之前説之尾

戡黎說答東潛

所示西伯戡黎之說敬聞之東潛才氣極高又有圖籍足以佐之故應一時無抗手者然而微嫌其好立異也夫先儒豈不讀左傳竟不知東方之別有黎國乎然而文王則固西伯也西伯則專征賜履祇在西方之國而謂兵力所加不難集矢於淮徐之間則侵東伯之任矣是故文王伐密伐崇不過河北至於戡黎則已渡河而東矣然而猶屬西方之國也唯其已渡河而東故祖伊愬而奔告而呪渡孟津越朝歌遝從事於東方其可乎東潛巧於立言以為黎已叛紂故文王為紂討之則又大不然據左傳謂東夷之叛紂也以黎之蒐則是東夷

叛非黎叛也紂尚能整其六師以蒐於黎其無待于西伯之戡明矣若謂紂之力已不足以及黎而待文王之戡之乃戡之而東夷仍叛則西伯之力亦不足以加于東夷而服事之至德衰矣況文王為紂戡黎是正紂之所仗也何以祖伊從而恐之而殷從而咎之此雖欲斡旋而善為之詞而勢必不能者也若夫東方之黎本無確地所當闕之東潛欲以齊之犁邱當之則益非愚之所敢信者大抵解經而好異必為經之累敢言之

天妃廟説

今世浙中閩中粤中以及吳淞近海之區皆有天妃廟其姓氏則閩中之女于林氏也死為海神遂有天妃夫人之稱其靈爽非尋常之神可比歷代加封焉予全子曰異哉聖人之所不語也生為明聖死為明神故世之宛而得祀者必以其忠節貞孝而後尊以巾幗言之湘夫人之得祀也以其從舜而死女嫫之得祀也以其為弟屈原曹娥之得祀也以其孝若此例者不可屈指若夫流俗之妄如蠔磯夫人詞亦以譌傳其殉漢而祀之至于介山妬女之流則所謂俚誕之不足深詰者也若天妃者列于命祀遍于南方海上州縣其祀非里巷祠

宇所可比然何其漫然無稽也夫婦人之為德也其言不出于閫其議不出于酒食之微其步趨不出於屏廳之近其不幸而嫠所支持亦不出於兒女之輩若當其在室則尤深自閟匿而一無所豫林氏之女即云生有異稟其于海上樓船之夷險商賈之往還亦復何涉而忽出位謀之日接夫天吳紫鳳之流以強作長鯨波汎之管勾以要鮫人蜑戶之崇奉甚無謂也古來巾幗之奇蓋遭逢不幸出于變故之來勃蒲煩寃以死故其身後魂魄所之不可卒化世人亦遂因而祀之以勵風教以維末俗是三禮之精意不可廢也天妃果何居乎自有天地以來即有此海有此海即有神以司之林氏之女未生以前誰為司之而直待昌期之至不生男而生女以為林氏門楣之光海若斂衽奉為總持是一惟也天之配為地今不以富媪為伉儷而有取于閩產是二惟也林氏生前固處子耳彼世有深居重闥之淑媛媒妁之流突過而呼之曰妃曰夫人曰娘則有頫其面避之惟恐不速而林氏受之而不以為忝是三惟也為此說者蓋出于南方好鬼之人妄傳其事鮫人蜑户本無知識展轉相愚造為靈跡以實之于是梯航所過弓影蛇形皆有一天妃在其意中在其目中以至脇蠁之感惟恐惟恐或後上而秩宗下而海隅官吏又無深明典禮者以折之其可嘆也前乎吾

而為此說者明會稽唐氏也然略示其肯而未暢吾故為之申而明之以俟世有狄文惠公其人者曰然則海上之應祀者誰也曰海之瀕于南者祝融是也是眞海神也祝融為火而海為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相配故海之瀕于南者其神有妃之稱而東西北三方之海無之後人不知妄求巾幗以實之吾憐其愚也是則唐氏所未及發者也唐氏之後明人有江氏其辨略同

詞科緣起

唐人所云博學宏詞蓋特以試選人耳非大科也其大科之以詞學舉者蓋歲易其制而不一其名如所云藻思清萃文藝優長博學通議之流皆是而選人所試反不與焉但其名雖多而大率不離詞章至憲宗始定為四科其一則曰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蓋稍足以語古人有體有用之學故北宋大儒所議十科取焉紹聖以後章惇改制始復專取詞章而以唐之試選人者名之不知者遂謂宋制即唐制非也詞學指南序文亦嗚呼唐人重詞章而晚年尚知于詞章之中貫墳典而通教化荊公重實學而語紹述者反驅口之于詞章可謂相背

而馳矣故南宋以後由詞科以取功名最易而醇儒或不屑應此科誠有慨也金人亦舉詞科而見于中州集者寥寥而已乃取唐人詞學一科其見於冊府元龜及唐書者錄之使與沒儀王氏辭學指南相接而因以見陸裴柳劉諸公所舉者非宋人之科也沒儀由詞學起尚考之不甚詳予故著之

上元二年 辭殫文律科 崔融
垂拱四年 辭標文苑科 王勗 房晉 皇甫瓊
永昌元年 蓄文藻之思科 韓琬
通天元年 文藝優長科 崔融
抱儒素之業科 李文愿
景雲二年 文以經國科 袁暉 韓朝宗
先天二年 文經邦國科 韓汰
藻思清萃科 趙冬曦
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 杜昱 張子漸 趙居正 賈登
張秀明 邢巨 常無名
開元二年 文儒異等科 崔侃 褚廷誨
文史兼優科 李昇期 康子元 達奚珣
開元六年 博學通議科 鄭少微 蕭成
開元七年 文辭雅麗科 趙良器 苗晉卿 褚思光
天寶元年 文辭秀逸科 崔明允 顏真卿
天寶六年 風雅古調科 薛據

天寶十三年 辭藻宏麗科 楊綰

建中元年 文辭清麗科 吳陟 梁肅 劉公亮 鄭轅 沈封 吳通元 孫昍 黎逢 白季隨

經學優深科 貞元元年 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 貞元十年 同 朱頴 元和三年 同 馮道 陸亘 長慶元年 同 李思仁 熊執易 白季隨

喪主喪孤辨

喪無二孤是不易之禮也孔子之荅曾子以為季康子之過是非孔子之言也衛靈公弔桓子喪而魯哀公為之主是即喪服小記所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者是喪主也非喪孤也禮固有尊長為喪主而喪孤弗豫者此之謂也豈有哀公而為季氏喪孤者是妄人之言也庾子之過以其但應哭踊不應拜稽謂之誤行喪主之禮可也謂之非喪孤不可也而謂今之二孤自此始則誣矣吾故以為非孔子之言

姑姊妹夫喪主辨

雜記姑姊妹夫死而無兄弟使其族人主喪妻黨雖親弗主其說是也婦人外戚必得同姓之屬為主也其云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又無則里尹主之謬也呂坤謂外戚之親尚有服隣里於死者何有焉是拂情也故萬斯同謂下文或人之說妻黨主之而附於夫黨者當為正禮按朱子已謂從其宜而祀之別室未為不可則固無可疑矣顧炎武謂聖人已豫防後世有如王莽楊堅之徒者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則附會之甚若以竊奪言之兄弟未嘗無此輩也族人亦未嘗無此輩也即非親非黨之臣下亦未嘗無此輩也防之且不勝防將若之

何

釋堇

吾鄉草木之産甲乎天下太平方石四面各産異木無相混者雙韭三菁神仙所食孫興公之梨謝遺塵之青櫺猶其後焉者也而地乃以堇得稱上古以之名國後世以之名縣莫能易者乾道志所云縣東四十里有山其草曰赤堇是也顧堇之種有別惟延祐志考証得之而近志莫取以為據羅鄂州曰苦堇可食之菜也郭景純云今堇葵葉如椰子如米汋食之滑唐本草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葉如蕺花紫色味甘說者以為堇苦而言甘即古人語甘草為大苦之例然考綿之詩曰堇荼如飴堇荼皆苦菜以地之饒美而甘則非反言也堇之

同岑者曰苣曰葵内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苣枌榆以滑之脂膏以膏之言養老者愿其腸澼故以此均調飲食冬用堇夏用苣士虞禮云夏用葵冬用苣其文又少不同然要之葵堇苣三者同功特夏秋所用者生菜冬春所用者乾菜康成之言可考也再稽草譜葵為百菜之長則堇之貴可知自孔疏誤以為烏頭之堇且引驪姬之置堇証之是茇也二禮之堇甘左傳之堇毒其種不同爾雅兩列之甚明朱子不考而仍之故嚴坦叔以為非乃成化志亦因曰赤堇即烏喙則豈有數土錫名不取養老之珍而反取殺人之鴆者蓋不考延祐志故耳嗚呼破赤堇而取錫歐冶之遺跡無可尋矣豈意并其種而失之則誤之尤者作釋堇

赤堇山在奉化吾鄉人有疑其在同谷相近者非也近更有以歐冶之故指城西之錫山當之更屬附會

說鰣

鰣魚之名不登爾雅按釋魚曰鮥當鮆郭氏曰海魚似鯸而大鱗肥美多鯁江東呼其長三尺者為當鮆是其為鰣審矣以是知晉時尚未有鰣魚之名也廣韻始有鰣名矣但考粤東人説相傳鰣乃鱠白所化在海為鱠白在江為鰣鱠白於春鰣于夏其味皆美此在口氏不過得之近人之口而其實未有所據予觀集韻曰鱠即鮥也似鯸而大鱗肥多鯁乃恍然曰口口之説以是知宋初雖有鰣名而尚未甚著故唐人不見之於詩然則鰣魚在古曰鮥讀為舅聲在後曰鱠因聲而當鮆其別字也鄞人呼曰箭魚意在嫌其多骨見於閩慶慶元府

志獨粵人呼為三鯠不知其說按三鯠一作三鯬諺曰三鯬不上銅鼓灘謂粵鰣不過潯州也鯠鯬古音木通然其實爾雅釋魚原有鯬鯠而郭氏曰未詳向非粵諺不知其即鰣也足以補五雅箋疏之遺矣若埤蒼以鯠為魱同音埤鯠為鰻皆屬謬語按爾雅則魱者鱯也鱯與魱同音埤蒼殆由此而譌今吳越間不貴鰽獨貴鰣唯粵之陽江多鰽而其土人亦貴之予亦入粵而證明鰽之即鰽鰽之即鰣惜不得遍粵人而告之因記之以示諸生他日或為嶠南圖經文獻之資也夫

鮚埼亭集卷三十六

鄞　全祖望紹衣

題跋

先世告身十通

先太保唐公告身跋

朕加厚友恭有懷慈憲恩施左戚既鍾慶于一門貴極上公又追榮其三世具官全安民遊心墳典屏迹邱園為善恐人知信矣耳鳴之諭陰德有陽報甚于響應之如爰及孫曾實生賢媛朕察鴿原之念母喜鶴禁之冊妃方隆慈孝之至情豈限褒崇之常典噫周列太保立面槐之班唐有冀方錫分茅之壤是為殊渥庸闡幽光

可特贈太保追封唐國公　儲極好述既遡慶源于慈
憲曾門加惠并褒內則之淑賢乃出絲綸以光宅窀遑
氏勤生苦澹勵志靜專有伯鸞婦之風冥為隱髻有於
陵妻之操靡厭辟纊竟能遂夫子之高不及覩女孫之
貴鶴禁甫諧于佳耦魚軒宜責于外姻噫揭阡表于南
陽恩徽尤異疏沐封于東武伉儷俱榮可特贈唐國夫
人

祖望按先太保以下告身一十七道見劉後村大全集
中每讀宋人文集兩制文字最多或疑其無益不知有
補于世家之文獻非淺也太保為先侍御公七世孫侍
御由太平興國間進士累官侍御史出知青州晚年自
錢唐遷甬上弟興又自甬上遷居山陰而無嗣故侍御
以子姐為之後今越中東浦一支益甬上之小宗也理
宗之母慈憲夫人出自吾家及度宗居東宮冊妃是為
慈憲之姪因推恩慈憲之三世而太保以下俱開五等
之封以宗乘及之國爵皆合予所見後村集十數木皆
非二百卷之全者惟同里范侍郎天一閣所藏為足本
詞頭碑版俱在焉喜而鈔之令東浦影堂勒之石太保
墓即在東浦賜府之西
先太師越王告身跋
朕友于朱邸施及青宮慈愛最隆賜外家而尤厚哀榮
兩盡豈王父之可遺贈武翼郎全份温恭德人寬厚長

者款段下澤清貧不改于儒臞文駟雕軒貴盛實基于
祖德屬儲妃之封拜宜世廟之褒崇噫太傅周官面槐
陰之峻豫州荊地協松萬之祥冥漠有知對揚無憾可
特贈太傅追封豫國公　慈顏已遠於崇藩慶鍾猶子
公爵既加于祖廟婉合從夫贈恭人單氏秉性幽閒奉
身冲約素勵麗嫂萊妻之操安于清貧曾有詩負唐舉
之倫異其風骨果孫枝之貴盛嗟宰木之老蒼屬皇家
舉稀闊之儀於戚畹厚褒崇之典賜扮田于大國品極
魚軒燎黃誥於寒原光生馬鬣既驗異人之奇中永為
外氏之美談可特贈豫國夫人

望按越王為慈憲夫人之大父仁安皇后之曾大父
是時推恩慈憲之三世故晉贈太傅豫公其後度宗推
恩仁安之三世又晉贈太師越王其單夫人詞中所云
唐許奇中之說良足以補吾家譜系中掌故惜其詳不
可得聞矣太師墓在戚塘

先太師徐公告身跋

儲妃遜慈憲之宗親親之義焉乃賜恩言以旌遜潛德贈慶遠軍節度使全大節
信道最篤好善最優平昔旦評著美名于里閈一朝天
定鍾餘慶于門楣茲作婉于元良亦東賢于華族既諧
吉禮追獎義方噫建節封侯鶴表之題已久分茅胙土
鷹揚之拜維新燾爾後人欽予休命可特贈太師追封

徐國公　顧復甚勤報德之心罔極幽明雖異榮親之
意則同爰侈國封以光泉穸南陽郡夫人王氏儉慈是
寶禮法自閑孝敬著于閨房長厚聞于州里故苦食淡
蓋隱君子之令妻隕阯發祥實王夫人之賢母竝全四
德故不百年然一門貴佳于天朝而奕葉聯姻于帝室
屬者儲君選儷猶子来嬪端由世積而然咸曰母儀之
力噫彭城湯沐增拓于户租防墓封崇有光于宿草可
贈徐國夫人
祖望按太師為慈憲之父而穆陵兄弟育于其家宋史
所稱保長者也潛藩之功非尋常戚畹可比夷考之閈
其一門雖貴盛前不蹈平原之覆車後不類秋壑之怙
寵夷然在史鄭謗議之外可謂賢矣太師墓在蘭渚而
夫人仍葬盛塘先墓之次穆陵即賜天章寺以奉香火
故蘭亭常屬吾家予過天章未嘗不低回流連也
先觀察告身跋
王者無私之言豈非公論聖人盡倫之至必用吾情贈
忠訓郎全思聰前輩典刑逸民標致求之耆舊惟龐德
公近之稱為善人如馬少游足矣有賢猶子實王夫人
屬重締于國姻并追榮其尊行普加勇爵殊未慰于九
原今陟廉車蓋視儀于兩禁可贈潭州觀察使　朕眷
棣華之外氏重締國姻殁彤管之内言載嘉世母肆加
殊渥追奬徽音贈安人王氏禮法自持功言咸備母以

貧故少隨舉案之恭教之義方微示斷機之意芝生庭
戶玉映閨房茲選立于儲妃乃褒崇其尊行始占吉夢
允符女子之祥終屬嘉名無媿碩人之詠可贈硯人
祖望按觀察為越王長子其次弟則申王大中仁安之
大父也又次則徐公大節慈憲父也又次曰大聲尚縣
主奉徽祠是時以慈憲故追贈徐公以仁安故追贈申
王而又推恩及于家督甚矣恩之沃也尚有少弟曰思
受字大用以詩人稱其詠海棠曰少陵不賦海棠詩留
待風流相國詞聞種錦窩三百本春風纔起蜀人詩惜
乎不詳其生平也
先太師申王告身跋

朕于私親靡不用情而加厚爾其伯父固宜越格以追
榮贈宣教郎全大中書蟠曾中志抗事外郡國無舉孝
興廉之詔徒修于家山林有游仙招隱之詩乃遯于野
逮儲妃之貴盛歎族老之凋零噫金紫惟亟一階足彰
尊寵燎黃以後二品聊發幽潛可贈金紫光祿大夫
冊拜儲妃甚矣慶源之遠封加世母旌其尊行之賢贈
安人陳氏謙柄力持禮防自守辟纊織屨相安衡泌之
貧服冕乘軒不見門閭之大茲來嬪于元子亦遴選于
華宗溥錫恩徽寧分存沒秩高銀信宜從夫于之階詔
侈金花追貴小君之號可贈高平郡夫人
祖望按太師乃仁安之大父是時推恩以慈憲為主故

徐公列于五等而太師尚止金紫及仁安正位贈申王
太師無嗣以再從子昭孫為後是生仁安太師墓亦在
盛塘先兆之次近日吾家東浦譜系散失姚江學究邵
為昌王以申王為父份為義皆與甬上宗乘不合幸賴
後村集所錄與甬上同得以斥邵氏之妄而正東浦之
譌

先少師周公告身跋

朕友于同氣若為慰念母之心遠矣慈顏猶仰體愛兄
之意乃疏殊渥以貴重泉贈和州防禦使全純夫廉甚
取名勇于求志短藥細字積勤不偶于生前疊組重圭
餘慶徐觀于身後介弟篤舅甥之誼儲妃績姑姪之姻
茲為爾家希闊之榮可限有司褒崇之典噫出綸告墓
徒悲風木于瀧岡授鉞登壇尚應星躔于寶婺諒爾精
爽歆此寵光可贈保寧軍節度使　朕念介弟之孝思
恩其自出擇儲妃于望族誼亦因親爰出綸言以旌壺
範爾贈令人趙氏荆練性淡巾帨禮嚴族稱邱嫂之賢
睦于姻婣天厚善人之報宜爾子孫諧吉禮于春宮分
寵光于夜壤噫管彤垂世何慚烈女之盡書燎黃告阡
誰語若人之不淑可贈淑人

祖望按周公為徐公長子慈憲夫人之兄也尚縣主累
晉少師周公夫人亦封周國夫人績娶崔氏感義郡夫
人太府槐卿其子也周公墓亦在盛塘

先太師和王告身跋

慈憲篤友恭之誼恩寧厚于弟昆元良諧窈窕之述情
莫親于父子出綸告第施澤漏泉爾武翼郎全昭孫博
雅好修精明練事久儀上閫兩牧專城所至有甘棠之
成陰其歸雖薏苡而不載家無厩石初靡求于人知女
作門楣亦可觀于天定甫成吉禮追奬義方噫金紫之
穹遂超遷于二品燎黃以白猶照映于九原可贈金紫
光祿大夫　朕孔懷王郎敢遺外氏之姻擇配儲宮樂
得高門之女恪共婦職追奬母儀爾孺人趙氏挺秀宗
姬來嬪儒族以女公事慈憲自牧謙卑從夫子出蕃宣
備嘗險阻篤生賢媛實儷元良誰獨無錫爾類之心世
安有遺其親之理噫鶴禁鳳輦方以三朝而問安象服
魚軒胡不百年而介福宜歆殊渥永播徽音可贈新興
郡夫人

祖望按太師尚縣主嘗官湖湘之間勤事而死故穆陵
一見仁安曰汝父可念而仁安曰故父可念湖湘之民
尤可念也穆陵大奇其對遂冊為東宮妃先是丁大全
議納知臨安府顧巖女太后不甚許之至是聞仁安之
語亦大喜國命雖去然仁安則固有保民而王之母儀
不可沒也正位之後追贈太師和王葬于上竈
先少師節度使告身跋

民歌牧守方憩于棠陰國重親賢靡需于瓜熟宜擇朱
幡之寄徑躋紫禁之聯具官全清夫宣慈而惠和辨智

而閎達惜陰書案甚于孤寒士之勤得雋詞場豈若恩
澤侯之易在中朝吉士之目有西京循吏之風既至九
卿而入承明復把一麾而去江海方且賦中和之政不
當奪慈惠之師屬以儲闈正人倫之選諸戚畹得邦
媛之賢如卿尊行蓋主婚禮輟宣城之半竹面奎閣之
四松茲外族之殊榮亦我家之曠典名為燕閑實可論
思噫柬人欲留出既宣于美化西清候對入尚告于嘉
猷可寶章閣待制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

祖望按穆陵之時吾家避遠權勢唯少師以科甲起累
官至平江軍節度使判湖州然終未嘗攀援入津要也
丙子而後太尉身在二府遂挾百口扈三宮以北而少
師已老得託瘠疾杜門以終生平貴而不驕山陰唐氏
嘗以山售于少師其先墓在焉少師售其山而不絕其
展墓之道其後唐氏上書于少師願贖其山少師慨然
歸之並不受其直當事欲建蘭亭書院時故址以徐公
所賜葬屬于少師丙舍即還之官剡源竝有文記其事
以上告身共十五道皆在景定元年

太太府承宣告身跋

古之用人左賢右戚未嘗限畛域分流品惟其才而已
爾具官全槐卿仁厚而有智略儒雅而通世務居中補
外資望寖高周旋數郡不巧取豪奪而用足無疾聲大
呼而事成遺愛在人去而見思所謂慈惠之師廉平之

吏朝方急士其可使之需次東郡乎外府事簡九卿班
峻非特掌有司出納之吝蓋將為法從論思之儲可太
府卿
祖望按太府為徐公次孫周公子官終承宣使夫人謝
氏太皇太后之羣從也
先太尉參政告身跋
朕為儲宮選適妃既告廷且成禮矣加惠于妃之同産
親親之義也爾全永堅早孤而嗜學與女兄昔同其憂
今同其樂不亦宜乎初補而直中祕不試而擢幕實是
惟推恩益勉進修以基遠大可補承務郎直祕閣
祖望按太尉為和王子累官保信軍節度使知臨安府
參知政事見宋史宰執拜罷表其受任也在國事既去
之後盡室廬三宮入壯平遂野死其後吳下有全氏自
稱太尉之後見于陳怡菴集按元史則太尉蓋未嘗南
還恐出于冒託予別有文辨之

族祖息耘先生詩卷跋

予家先世以詩人著者泉翁當宋之亡謝皐羽戴剡源
與相唱和今世所傳月泉吟社載其詩其後息耘叟當
明之初楊孟載諸公與相唱和所稱全王孫者也而息
耘之詩不可得乾隆壬申杭人丁敬示予淡娛生詩卷
其中息耘之詩在焉為之驚喜按息耘諱斯立一字同
古生其于泉翁不知世系若何大抵當是孫行家錢唐

遭亂隱居不仕淡娛生者蓋亦杭之隱君子不知其姓氏息耘之詩曰志凝知澹境幽趣將自怡珍重菜根旨銖輕世味滋酌泉有餘樂煮石從取奇衣飡聊自適安公復奚疑卷中自瞿宗吉而下凡十五人惜當時竹垞秀野錄元詩未及見也予宗人之在杭者微矣然予家之詩祖泉翁而宗息耘則皆杭之寓公也卷中尚有四明延慶寺僧正彌詩予并取之以補高僧詩錄之遺

族祖眞志先生墓石本跋

眞志先生諱謙孫為先侍御公之十世孫義田六老之一也義田六老者先生之父菽和府君諱謙孫次子長為本然府君諱鼎孫次為眞志府君諱謙孫次為本心府君諱晉孫而正養先生頗孫其季本然府君之子諱者亦其一也三世置義田以贍吾宗本然府君兄弟皆學于陳侍郎和仲之門為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弟其再傳為黃公南山明初大儒也明儒學案中失去其源流但為南山立傳今補其系乎此此

再跋眞志先生志石

眞志先生志石文有可以補金石之例所不備者其書其生也曰生于大宋景定七年其書其卒也曰卒于元泰定　年一曰大宋一則但曰元而已此雖變古人甲于之例而抑揚之間殆有過之後世莫之敢也

三跋眞志先生墓石

眞志先生墓在城東小白山其旁有眞志菴奉香火今亡矣先司空公集中有過眞志墓詩不知其名何以出于人間舊藏先儀部家于少揖一本三十年後訪其石則已為竈下礪石其字剝落殆盡幸揖本之猶存也乃取故石重摹上之

先司空公女墓石跋

先司空公女許字屠辰州田叔未嫁而卒祀于王父檢討公墓旁地當崇法寺岡之南荊公葬女于此集中所謂鄞女墓者也其後為魏王妃墓見于謝皐父詩至是而司空女又葬于此亦異事

先檢討公告身跋

明莊烈皇帝御諱是檢字故改檢討為簡討先檢討公之告身在世宗時故仍是檢字及崇禎以後盡改之先贈公曰涿州　入相　新朝特請仍改檢討為檢討以洩其　如此吾家祝版當世世仍用簡字以追體先人避諱之意其語載家乘中

先司空公諭祭章跋

先司空公以不肖草青詞願改南院遂失揆席而袁文榮公因之得進此事所關甚大　不能為之表章眞闕事也諭祭文中略及之曰羽儀雅峻于先朝介石彌堅于晚節蓋指此當以王文肅公墓銘為證

先宗伯公諭祭章跋

先宗伯公頗受沈文恭公鄉里之嫌遂與周文穆公同為言路所指然其實宗伯最與江夏郭公厚其在東宮有保護之勞故文恭未嘗援之累推不用身後贈典乃光宗之命至熹宗時始行下耳

題跋

宋搨石鼓文跋

范侍郎天一閣有石鼓文乃北宋本吳興沈仲説家物而薊城錢達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纂文甚工其後歸於松雪王孫明中葉歸于吾鄉豐吏部已而歸范氏古香蒼然蓋六百餘年矣是未入燕京之搨本也范氏藏之亦二百餘年矣予嘗過天一閣幸獲展觀靡學不忍釋手范氏子孫尚世寶之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此碑以後出故完好其敘張氏先世歷舉張仲張良張釋之張騫此乃六朝碑版攀援祖宗之濫觴然何以不及張安世張敞也幣沛二字足以證二南之異文碑立於中平三年尚有碑陰一通予未之見

漢司隸魯峻碑跋

歐陽兗公跋是碑以峻遭母憂自乞拜議郎為疑洪盤洲辨之曰漢代風俗相承雖丁私艱亦多以日易月鮮有執喪三年者元初始聽行之建光復禁不許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馬為太子太傅母憂詔聽以大夫行服避劇就閑與魯君之乞拜議郎同也盤洲之言核矣予謂古人惟金革重事始奪情豈有反置之清散之列者漢人不學無術此其一也近者詞臣丁憂多令在南書房供奉但不食俸耳江蔭楊文定公言之天子遂皆令終喪斯之謂以孝治天下

漢昆陽令尹宙碑跋

尹宙碑整肅方嚴漢碑中之佳者也而考之歐趙洪婁之記皆未之有殆晚出者宙以州辟為從事而碑以正色立朝稱之蓋即指州治為朝漢唐人皆如此宋以後不敢為此語矣

漢北海相任城景君碑跋

右碑今在濟寧州學其自任城移置之故見于竹垞跋

中碑文以麻為眉以倉為蒼以溱為柔以醳為釋以軿為拂皆古字畫之通其以衙為禦則古字音之通也有誄又有亂亦唐以後碑所希碑陰一通見于趙德夫所著錄而洪文惠公未之見乃予家三本皆有之蓋舊榻之完善者

漢史晨祠孔廟奏銘碑跋

東京隸墨其流傳于今者乙瑛韓勅史晨最為完善書法亦屬一家乙瑛碑祇敘奏而附以贊是碑祇敘奏而附之銘蓋法史記三王世家為髯翁表忠觀碑所祖但是碑銘詞以談然崇為韵吾甚訝之古韻有不可强通者如此等其一也

漢史晨饗孔廟後碑跋

韓勅二碑陰孔氏苗裔二十餘人以是碑合之惟故尚書翊河東太守彪已見韓碑處士褒則其父郎中宙見韓碑此外尚有五官掾暢功曹史淮守廟百石讚副掾綱而乙瑛碑亦有守文學掾龢史憲户曹史覽皆屬闕里世系所當采者爰牽連志之

漢孔廟置百石卒史孔龢碑跋

是碑盡于歐公之跋以為漢家文書之式於此可見是役也出于前相乙瑛之請後相平踵成之而其作百石吏舍者則前令鮑疊也讚中極歸功于乙鮑蓋即後相平所作可謂不沒人善者矣

漢韓勑孔廟二碑跋

韓氏孔廟碑二其一置禮器碑也其一修廟碑也皆有碑陰洪文惠公但見前碑陰耳予均得見之幸矣霜月皇極之陋空桑之誣已前于前人所誚不具述獨其隸法流逸可喜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是碑見於酈氏注水經僅損一字迨王建則有風雨消磨之嘆矣近人所藏字不滿百予家有舊搨本尚可得什之五也王建據圖經以為中郎之筆而洪氏疑之予謂即非中郎要是名手

漢郎中鄭固碑跋

碑文譾劣之甚崔蔡之波靡也逡遁二字歐趙洪三家以及近人疏注詳矣以疾錮辭愚意錮字即痼字之通似校竅公說為勝其云大男孟子有揚烏風七歲而夭配食斯壇蓋祔葬者亦金石文字中一例也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漢人于碑碣中世系多不填諱先儒已有非之者是碑于東萊府君不名獨太尉據得列名而右中郎將又不名不知其何說也其謬不待詰而著矣是碑在趙德夫時完好又四百年明人重刻之盡失其本色予家有豐學士萬卷樓舊搨可寶也

漢西嶽華山碑跋

竹垞以是碑為漢隸第一其所見西陂本文字完好并篆額俱無恙因有驚心動魄之喜然則予家所藏為豐學士萬卷樓中故物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可寶更何如乎篆額左右大唐大和中李衛公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地

漢泰山都尉孔廟碑跋

竹垞詰范史孔伷之誤是已然謂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則亦未確蓋宙卒于桓帝延熹六年趙德夫以為延熹四年亦誨而竹垞殆因延熹之誨又展轉涸為熹平也碑今在曲阜下半通已漫漶無有矣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跋

任城武氏係名家故金石之文有武氏石闕銘有從事掾武梁碑吳郡丞武開明碑敦煌長史武班碑武氏石室畫象石闕銘之人其名無考乃梁之兄班則梁弟字開明之子開明亦失其名榮則班帝以桓帝喪守元武勤事而死是碑為舊搨故不比近日之漫漶僅存匡廓然已不逮洪文惠公所見之舊

漢宗氏故吏處士碑陰名跋

漢司空宗俱碑陰趙氏存其目而無說洪氏亦存其目而不錄其文疑皆未之見予家有之其上則宗氏故吏處士名七大字其下故吏十六處士四蓋亦祇上一層漢碑陰俱無額獨孔宙碑有門生故吏名五大字而是

碑更署以姓今碑不傳而碑陰孤行則幸以署姓之故

漢故圍令趙君碑跋

東京金石之文予最愛是碑之簡淨獨其銘詞則今大不當耳洪文惠公以范史考之知其舉主楊公為賜袁公為滂而圍令之名反無從得然則不朽之資正不在金石也隸法雄渾嚴整惜校文惠所見時又蝕其什之二

漢魯靈光殿鈞魚池甎跋

是甎之出在金明昌中高剌史曼卿跋之甚詳其甎字三行前二行皆四字末行多一字者舊刻也不知何時重摹直作一行則失之矣今重摹本在曲阜孔廟中前殿東壁其曰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足見漢世藩侯之禮奉朝廷正朔仍各自紀元之證

魏公卿上尊號碑跋

四十六佐命之中而華歆為之首昔龍而今蛇矣雖然歆當寧出伏后時早為曹氏私人矣惜是奏之不早耳陳氏蜀志大書成都勸進諸臣之疏而是奏不登于魏志竹垞謂其有春秋之微意焉然當勒石時彼四十六佐命者亦豈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祇應遼東皂帽翁攢眉一為故人太息耳

魏修孔廟碑跋

以是碑為陳思王之文梁鵠之書亦未有據其中謂孔

子屈已存道駈身救世眞妄言也又言仲尼既沒亦在茲何其言之不怍乎洪文惠公所訂元年二年之參錯尚其小焉者也

晉汲縣齊太公里表跋

漢崔瑗為汲令自以太公之裔為之立祀置碑見于酈氏注水經晉太康十年范陽盧死忌為汲令又表其里盧亦太公之後故也尚父之明德遠矣碑稱汲縣發塚得竹策書太公遇合事理策之歲在秦焚書八十六年之前蓋是時汲冢竹書方出无忌信而書之于策誣矣廟中今勵有拓跋魏時碑一通

魏孝文比干碑跋

汲縣比干廟碑魏孝文唐太宗二碑齊名孝文之碑洪丞相最愛其哀傷頓挫之詞以為宜其治道之興然其中曰吁嗟介士胡不我臣則自視過高矣碑刻完好無恙而隸法頗近唐人予疑其為重摹本也

魏重修中嶽廟碑跋

是碑為太安元年十月所立先是冤謙之居中嶽尽魏司徒崔浩等敬信之謙之首勸魏主復嶽詞從之碑以東征西討并吞諸國之功皆由神助夫五嶽自屬明祀如但以祈福為言陋矣況又歸之一道士乎其隸書尚不墮拓跋晚年風氣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是碑立于正光三年太守為西涼苗裔讀其碑蓋一循吏也竹埳謂其得列于孔林蓋以其有興起學校之功予謂拓跋牧守最無狀常伯夫馮熙至以石經為柱礎而太守所為如此可謂百鳥中之狐鳳然是碑書法不佳向非託于孔林亦未必至今傳也

梁始興安成二王碑跋

二碑盡于竹埳之作予觀六朝金石文字河北流傳者多而江南絶少故二碑雖殘斷滅裂亦姑存之聊以充蕭老公家掌故也

東魏興和孔廟碑跋

是碑興和三年以頌李刺史仲璇修孔廟功而竹埳即以為仲璇所作誤矣其書法龐雜最為紕謬亭林譏之者備矣以其為孔林之遺而人代俱在唐以前故錄之

北齊胡長仁重修郭巨碑跋

胡長仁者高齊胡太后之兄廢后之父世祖未為尚書令後主即位和士開忌之譖其驕恣出為齊州刺史長仁怨恨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祖珽引漢誅薄昭故事就州賜死是碑稱新持節也其字出于中兵參軍梁恭文其文出于騎兵參軍申嗣笃長仁之人不足道顧北朝碑版字體極龐雜而是刻獨整肅淳古有漢人風當為索頭睕葉石墨第一

隋大業孔廟碑跋

隋碑傳世者最寡是碑立于大業七年縣令陳叔毅陳高祖之孫也實尸修廟之役是年帝征遼實建德張金稱高士達迭起而王薄近在長山東方騷然顧叔毅猶能以禮教為治靜以鎮之亦賢矣碑為濟州秀才汝南主簿仲孝俊之文有孔長名孔子嘆者又足補孔氏世譜之遺者也

唐貞觀孔廟碑跋

是碑隸法頗近薛純陀比干廟碑前列武德詔繼乾封詔附以太子閱請立碑之表其下又別列乾封祭文金人高曼卿題其後言明昌中大風拔木偃碑龜趺盡碎而文不傷若有陰相之者因更為之座而植之亦異聞也唐初人書隋多作隨觀此碑知不獨開元太山磨厓文也

唐貞觀比干碑跋

太宗之詔興祭文俱工然謂三諫不從當奉身而退傷其過激則又非也三仁之或死或奴或去皆隨其所處而各有至義存乎其間輕為之義可乎鄭公不願為忠臣之語非至論也碑為薛純陀繕寫極佳連名奏事者七人而長孫无忌高士廉不系姓是時二人始行首揆事耶

唐貞觀晉祠碑跋

唐之得天下始晉陽故晉祠有御碑及其亡也亦惟晉

陽為能復仇當莊宗入汴時函梁君臣之首告于晉獻
武王之廟亦當并告祠下以吐文皇之氣以慰唐叔之
靈豈不壯哉竹垞謂上石之畫稍淺其後庸工鑿而深
之遂失墨妙予以舊搨與今木質之良然
見故存之

唐高宗明徵君碑跋

攝山碑刻其以明徵君得傳者首是碑予謂高宗庸立
也不足為徵君重但江左二十餘州唐碑甚寡斯為僅
之禮鳴呼太子之死則天之酖也高宗憒憒不知雖復

唐敬宗皇帝碑跋

是高宗御製之文亦御書也元子死而贈帝六朝謬妄
加殊恩以墓為陵穹碑以志寧足雪燕啄之痛乎

唐升仙太子碑跋

則乏為升仙太子碑蓋以張昌宗為王子晉後身夸子
晉所以悅昌宗也如此穢筆何以尚傳嗚呼子晉之事
固難信使果有之而辱以少艾污以供奉雞皮之男妾
何其辱與

唐垂拱少林寺碑跋

嵩山少林寺有大唐垂拱二年太后勑以寺中有冬笋
生降勑志喜又有大周天冊萬歲二年皇帝勑以寺中
仙藤白露之祥為美寺僧合而勒之石嗚呼溉冬笋何
不哀黃瓜求仙藤以為瑞豈知流禍及于桑條　韋末

艾也

唐太原王夫人碑跋

則天稱制尊其母曰無上孝明高皇后令三思撰碑而睿宗書之嗚呼縈色蛙聲之冊禮賊子之穢言顧流傳至今者殆以睿宗之書與唯碑文雖不足觀而讀唐史則天本紀者不可不取以資攷證故錄之

唐開元太山摩厓摘本跋

開元祠太山銘摩厓刻之前明俗吏更以忠孝廉節四大字纔其上舊文為所毀者半天下之庸妄人有如此者予求得范侍郎天一閣所藏本完好無闕豈非百朋之珍乎封禪秦漢之後心碑雖有儆惕之言已漸媿初年之勵精矣至于末路賀野無遺賢則其極哀也

唐涼國長公主碑跋

是碑為元宗御墨而蘇許公之文也開元天子之隸法以太山第一是碑次之石臺孝經又次之

宋廣平神道碑跋

魯公為廣平作神道碑并書其人其碑皆第一流也而前者未之得見明嘉靖中從泥土出震川見而喜之以為有足補新舊二史之遺者其旁有神道碑側記亦魯公作以補碑文之所未備此即古人碑陰之體潘王金石例未及著此名目也

元次山墓碑跋

魯公之書皆足重而廣平與次山則　足重者皆其所撰碑并書也次山之卒楊炎已為之碑此乃故吏所立暇時當取唐史傳參校之

葉歙州神道碑跋

是碑乃葉法善之父贈歙州刺史慧明墓文世俗妄傳以為追魂之筆者也古人之文無稱其子者閒有之不過數語元人始濫觴如歐陽圭齋為許圭塘父碑洋洋滿紙說者以為睚于文章之體今觀是碑則唐人已開其先文亦卑薾之至獨其書可重耳

唐元次山陽華三體石銘跋

道州江華縣有岩次山以陽華名之而為之銘自以分書寫其序而使江華令瞿令問以三體寫其銘蓋仿曹魏正始石經也次山文章上接陳拾遺下開韓退之而是刻亦為金石家所希有足珍也

唐陽門橋亭碑跋

開元十有三年天子將封禪東嶽故齊魯皆治行宮御路次于任城陽門之橋築亭以榮翠華之過而守尉游方纂其文行尉王子言之隸書其碑則成于開元二十有六年明皇盛極將衰之時也

唐天寶嵩陽觀碑跋

以哥奴之穢而使徐浩書之故其碑至今存然弄璋杖杜之不曉豈能為此文者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何不劇

去其名一洗貞石之恥

唐晉獻武王北嶽廟題名碑跋

竹垞跋是碑謂題名乃晉王親行而通鑑但言遣赦以為溫公之誤不知通鑑明言晉王先遣康君立赦定州已而幽州兵攻無極乃自竹垞讀之未終遽以為誤跡矣其所云幽州請和以為史闕按是役也李可舉倒戈返攻其主將故懼晉王之追而請和耳近日舊刻已不存重摹之本不甚足觀子家舊搨可貴也

唐李代州墓碑跋

竹垞跋是碑但據五代史唐家人傳以求晉獻武王之弟所謂代州刺史者而不可得遂欲以克讓當之不知唐宰相世系表明有代州刺史克柔李嗣昭乃其假子也竹垞善于攷古矣而尚有未及詳者以是知援據之難也克柔之名在五代史嗣昭傳中亦有之而晉獻武王之弟克讓克恭克柔之外尚有克勤亦見于唐書原不祇家人傳中所述也

唐福州王審知碑跋

碑立於天祐之三年碭山賊將移唐鼎皆序與銘皆持誦梁王最謹侍郎于兢之文也可謂臧筆其序三代世系足與世家相參證

石晉柰河將軍碑跋

濟南七十二泉皆發于太山之麓獨未聞所云柰河者

去其名一洗貞石之恥

唐晉獻武王壯嶽廟題名碑跋

竹垞跋是碑謂題名乃晉王親行而通鑑但言遣赦以為溫公之誤不知通鑑明言晉王先遣康君立赦定州已而幽州兵攻無極乃自竹垞讀之未終遽以為誤疎矣其所云幽州請和以為史闕按是役也李可舉倒戈返攻其主將故懼晉王之追而請和耳近日舊刻已不存重摹之本不甚足觀子家舊搨可貴也

唐李代州墓碑跋

竹垞跋是碑但據五代史唐家人傳以求晉獻武王之弟所謂代州刺史者而不可得遂欲以克讓當之不知唐宰相世系表明有代州刺史克柔李嗣昭乃其假子也竹垞善于攷古矣而尚有未及詳者以是知援據之難也克柔之名在五代史嗣昭傳中亦有之而晉獻武王之弟克讓克恭克柔之外尚有克勤亦見于唐書原不祇家人傳中所述也

唐福州王審知碑跋

碑立於天祐之三年碭山賊將移唐鼎皆序與銘皆持誦梁王最謹侍郎于兢之文也可謂臧筆其序三代世系足與世家相參證

石晉柰河將軍碑跋

濟南七十二泉皆發于太山之麓獨未聞所云柰河者

石晉天福二年有泰山栾河將軍碑鄉貢進士劉元之
之文也其文不工書亦拙栾河之神而曰將軍又有夫
人真不典之祀也以五代石墨之希故存之

蜀廣政石經殘本跋

宋人所稱引皆以蜀石經為證並不及唐陝本石經其
故有二一則唐石經無注蜀石經有注故從其詳者一
則南渡後唐石經阻于陝不至江左當是故學宮頒行
之本皆蜀石經不知五季以來蜀石經何以澌滅殆
盡予留心搜訪二十餘年仁和趙徵士谷林始得其毛
詩二卷自周南至邶風耳如以朝饑為輖饑蓋異文也
唐石經雖非故物然近來顧先生亭林考證之至詳世
頗知留心者而蜀本則絕無矣程克齋譏蜀石經謂其
春秋以甲午為申午以癸卯為葵卯然其書既多自不
無舛錯要之有足資考證者惜乎所見止此

吳越重修閩忠懿王廟碑跋

吳越已并福州而尚肯重葺閩王世廟可謂厚矣慕容
儁鞭石虎尸視之有媿也夫斯錢氏所以保世也其文
為福州刺史彭城錢昱所作蓋亦衣錦宗支也碑立于
開寶三年而稱唐莊宗以復王業吾于是而知沙陀滅
梁之功蓋震耀諸藩耳目也

楊吳尋陽長公主墓志跋

吳王楊行密女尋陽長公主墓志近歲江都人發地得

之其與王閎二碑皆行埒翁注五代史時所未見也公
主下嫁鄂州節度使劉存子存蓋楊吳之忠臣惜其早
死嗚呼李氏易代而後永興宮之慘可勝道哉

鄞 全祖望 紹衣

題跋

宋重修嵩嶽中天王廟碑跋

開寶六年重修中岳廟碑盧多遜之筆而孫崇望書之者也中州金石之文自葉井叔漸搜出而予所見者得之范侍郎天一閣二百年前搨本古香古歡更為希有

宋重修大相國寺碑跋

是碑在真宗咸平四年宋學士白之文吳祕丞鄂之書時值宋承平極盛之時披其卷康阜之象盎然行墨之間而書亦雄渾不媿大家

南嶽夢英師說文偏旁字原跋

孟蜀成都有林罕所刻說文偏旁集字二卷晁公武曰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曾因仁宗之問及之其解字殊有可疑者夢英此碑蓋所以正之也嘗以之告郭忠恕郭苔書謂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旁少晶蓋至龜茲五部故知林罕虛誕其書可焚郭氏篆學大家而議論與夢英合石為柴禹錫所立今存西安府學

南嶽夢英師篆書千文碑跋

夢英篆書千文勒石關中乾德五年節度使吳廷祚所立也其陰有陶學士真書之序以為史籀殘而蔡邕作陽冰死而夢英生推崇如此函杖二字出禮記王子雍本

夢英十八體篆文碑跋

十八體者古文大篆籀文回鸞柳葉垂雲雕蟲小篆填篆飛白芝英翦刀薤葉龍爪蝌文瓔絡懸鍼垂露是也宋初篆學之精中朝有郭忠恕吳有徐鉉兄弟蜀有勾中正而楚有夢英以沙門雄長其間西竺多材直探六書之祕盛矣碑有十三家循環題詩則馬去非宋白賈黃中陳摶趙逢李頎盧岳許道寧何承矩呂端僧永牙玄寶惠休是也郭氏所荅說文偏旁之書亦附于碑石

宋祥符天書磨厓石墨跋

祥符天書述以頌太祖太宗之功德其真書絶佳予得之豐學士萬卷樓是石也元文貞公遺山親登岱宗顧未及見予得見之幸矣取以配唐開元太山石本誰曰不宜

韓魏公北嶽廟碑跋

魏公北岳廟碑文有典有則百世而下讀之肅然起敬知為社稷臣之手筆而天地間元氣所貫輸也書亦直逼顏太師公之守定部民條舉其政而記于碑予既裝界北岳廟碑即合之以定州政跡碑為一冊

韓魏公定州政跡碑跋

是碑為知定州衛規之序節推劉燾之書予謂當附入公安陽集後者

歐公瀧岡阡表石本跋

是表相傳有神龍攫去復還其說誕哉予居先君之喪客以是刻貽置倚廬嗚呼予不以究公之推崇赫濯為羙而以不逮其人為媿恐欲待而無補也是表疑亦以上石筆畫淺後有鑿而深之者失其本色惜夫

鮮于佺靈巖寺詩石本跋

鮮于公論新法最為平允而黨人尚極恨之端禮門前之石偕其子綽竝豫焉近見其留題靈巖七言石刻一紙詩筆之工不必言書亦清健可愛其上石在元豐三

年

宋應天府虞城縣故跡碑跋

是碑乃紹聖中縣令章炳文所立歷敘地望陵墓詩文之屬凡二十七例令長而留意于此蓋能以儒術飾吏治者楷法亦精工仿右軍

宋重摩唐儲潭廟祈雨碑跋

是碑在贛州唐虔州刺史裴諝立蓋大歷庚戌而宋嘉祐癸卯重勒之監洪州稅樊宗奭之書也行埜至祠下親拓其頌顧不詳其為宋刻何與樊氏之書學顏公敬字以宋廟諱故闕畫

宋登封縣免拋科碑跋

登封以崇福宮祠之故免拋科宣和五年所降勅也知縣事蔡迪為立石是碑立未久而伊洛化為戎馬之場宮觀之齎屯矣噫

宋大觀御製五禮碑跋

道君御製五禮碑記其書法雄偉漢以後修禮書者唐之開元及宋而已碑石過巨摹搨為難予所得者為豐學士萬卷樓本

宋龍虎山門道正王道堅牒跋

道君之好道甚矣此三勅皆蔡攸奉行也當是時天降魔君無以禳之而反昵于魔淪胥及溺自賊之不暇何以度人豈知上清世界蓋在五國城邊待君久矣

樓楚公三十六峯賦石碑跋

樓墨莊知鄉郡蹇廣湖湖以為田予每過其祠未嘗不心薄之然墨莊有祖為慶歷之人師有孫為嘉定之大老故豐惠之祠畫錦之堂梓里不加廢斥也墨莊知登封最與參寥厚故三十六峯賦乃參寥所書予裝界之以充四明文獻而抄墨莊嵩山之詩以附其後吾聞墨莊嘗攜嵩山之石以歸高孝而後南北隔絕攻媿乃築閣曰登封而貯石于其上其自為記也三致意于京洛之遺五百年以來喬木消沉閣與石俱滅沒而碑刻尚無恙斯杜元凱所以憾憾于身後歟

建中靖國少林寺瑞芝圖跋

建中靖國元年西京留府下少林寺披薙勅于是寺僧進瑞芝圖大小一十二種各異其名知河南府王琦立石嗚呼古者瑑光得則瑞芝出真宗封禪而後芝至三萬餘本君子哂之況道君之世乎碑中內侍臣閻守勤乃元祐黨籍中人也十二種者曰菴石黃曰雙頭黃曰鵝黃曰鴨腳黃曰小紫團曰黑團曰小雙江曰花葉曰紫金黃曰印子黃曰僧笠紫曰大紫團足以補圖譜之遺

二蔡達磨石墨跋

嵩山少林寺有蔡元度所書達磨面壁之菴六大字又有蔡元長所書面壁之塔四大字皆奇偉元度書名稍

為元長所掩其流傳于世者唯娥江孝女碑是刻方見其筆力然而達磨雖異端乃為二魔所汚則不幸矣

大觀御製八行八刑碑文跋

是碑當時想天下俱應有之今唯存鄭州本耳予得見于范侍郎天一閣八行之選宋史取士一法也當取之以証選舉志

游景叔墓志跋

游先生墓志雖言與橫渠游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毓其篆則章公楶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為安民尤可珍予方修宋儒學案得之為之喜而加飧焉

游景叔昭陵圖跋

唐太宗昭陵圖宋紹聖中直閣游公景叔所勒石也置于太宗之廟直閣題詞于上閩人黃莘田有詩曰際會風雲自古難始終恩禮羨貞觀漢家多少韓彭將不得銘旌一字肯其語絶工予為錄之碑尾

宋元祐黨籍碑跋

元祐黨籍碑世所見者皆西粤重勒本是刻為故相梁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已故者六十餘人則西粤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另書王珪之名而繼之曰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亦與西粤本不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梁碑為是也

劉凝之墓記跋

劉凝之墓記朱子所纂而門人黃銖以分書上于石先是淳熙己亥朱子守南康嘗修劉公之墓而未及為文也朱子去後門牆亭榜無一存者紹熙十年章貢曾致虛來守復為新之而求朱子為之記嗚呼今日為吏者有以先賢之墟墓為事者乎朱子謂其尊德樂道之心知所先後天下之為吏者尚其念之

司馬温公光州祠堂碑跋

温公光州祠堂碑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之為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為吳産而不知淵原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焄蒿悽愴之論固也詩曰鳧醫在涇公尸来燕来寧祐之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茲湖夫子歎以為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歿絶口不敢道者五年于茲何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亦出慈湖之門臨川李侍郎丈秋堂方博考楊袁師友因以是碑寄之

賀祕監逸老堂碑跋

祕監逸老堂碑吳丞相履齋所為文張大中樗寮之真書趙侍郎汝楳之篆額也履齋賢牧守樗寮書家是本所當寶惜碑言祕監若不早歸必豫靈武之事紊父子之倫祕監亦難逃天下之責因歎履齋之方嚴其後對

穆陵謂臣無彌遠之才二語即此碑已驗之

逸老堂碑跋二

樗寮為參政考伯子熟于典故說乾淳事如實掌李心傳以為畏友有潔癖其書法冠于晚宋而清容以為書法之壞自樗寮始謂其晚年人益奇書亦益放今觀是碑何放之有予所見樗寮墨跡甚多竝不見其如清容所云者

開慶已未敕書跋

開慶已未勅書下廣西桂州以元人師退獎諭守者勉其後効帥臣因勒石然是時北風競甚勅中尚自夸大得無魚游沸鼎之中乎帥臣謝表亦附石尾

樓氏畫錦堂跋

吾鄉以畫錦著自王太守周始其後或曰錦照或曰錦樂或曰錦里余趙王諸家皆是也唯是碑在豐惠祠中雖殘斷尚存墨莊之德不足致此遐祚其亦正議為之先攻媿為之後乎

攝山游嘿齋題名跋

攝山題名極多然漫漶者十九吾友陸使君南圻求得游文清公嘿齋題名一通請為跋尾按嘿齋兄弟竝為張氏湖湘高弟而授其學于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之學所出非也因南圻之請特著其源流焉

蘄州白龍洞題名跋

嘉定癸酉斷州安撫方信孺判官陳孔碩祝瑞慶節過
白龍洞以篆書題于石極偉方在宋史有傳而陳則朱
子門人也足以重茲山矣

党承旨普照寺碑跋

南渡而後郭忠恕徐鉉之篆學無有繼者而党承旨獨
以其墨妙雄于河北承旨與稼軒友善稼軒之詞承旨
之篆眞河北雙絶也予得其濟州普照寺篆碑四通明
昌六年四月寺僧知照所立石

党承旨杏壇二大字跋

清容跋承旨所篆杏壇二大字以為風雩之意藹然千
載一日今相去又四百年豈非孔林之墨寶耶承旨署
名自稱門生亦新奇歐陽公曰受業者為弟子受業于
弟子者為門生承旨源流得無遠乎

雪庭西舍記跋

屏山李之純為金代文章大家著述多于滍水而今不
傳唯永樂大典中有其集屏山援儒入釋推釋附儒既
已決波排瀾不足為怪其所著鳴道集說一書濂洛以
来無不遭其掊擊近見其雪庭西舍記石本猶此說也
其引致堂讀史管見以為致堂崇正辨之作滿紙罵破
戒之說而實未嘗不心折于老佛嘻屏山佞佛已耳亦
何用取古人而周內之石立于興定六年

金沙門福迎墓志跋

金延津縣建福寺南浴室院主福迎墓志勒于大定十
年不曰塔志而曰墓志失金石之例矣其文為臨渙酒
監劉公植所作而安定程轂之書甚工故存之

程少中墓碑跋

少中碑為遺山所作足取重矣文言少中世居洛陽元
魏遷雲中遂為東勝人而碑首曰兩程夫子之後何其
愚而謬乎遺山若見必嘿而唾之矣

元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跋

至元三年重修衛之太一廣福萬壽宮翰林王學士鶚
之文也文于太一教之源流詮次最悉其略謂張道陵
之學本出於道家者流而其法之所寓兼及于醫家者
流太一蓋其支派也今天子護育斯民之道備矣然猶
推尊方外之教者良欲解人之厄蠲人之疫福人之善
所以始終敬信而不怠其言有分寸得儒臣之體非漫
成者書法亦員勁可愛

元刻司馬溫公投壺圖跋

唐志中有上官儀諸人投壺圖見雜藝術家迨溫公圖
出則以為可以治心可以為國可以觀人于是尚奇僊
者絀而古人之禮意見矣至正中山東廉訪龐元亦思
剌氏性言為刊于嶽祠明嘉靖中又重刊之予得至正
舊本于里中青山葉氏為跋其尾

揭文安公天一池記跋

張真人龍虎山天一池揭文㠯公為之記并為之書別有天一池三大字吾鄉范侍郎東明築閣貯書亦取以大字將軍摹以上石未果而卒今其舊刻歸於予

元大德孔廟碑跋

大德中加封先聖祀以太牢碑文用蒙古書而旁注真字予所收蒙古碑凡三紙其一純用國書不可曉欲令人譯之而未及也其一雖冠以真書而亦頗難通唯此碑為最又出於孔林足以入儲藏之錄

元哈討不花祭祀莊田碑跋

哈討不花為元浙東副都元帥汝州郟縣人也其父平章鞏武惠公世祖勛臣是碑奉其母命為置其父之祀田四明汪灝為之選文憯憯以子孫世守為屬予觀漢隸如金廣延為母紀產碑尚登于錄況是碑乎嗚呼宗法既壞周禮圭田之制不舉而卿士之家各置祀產以為烝嘗之計乃門戶有消長欲保其長存亦難矣則哈討不花之留意於此而求金石之文以警其後雖亦未必果足以永保然不可謂非苦心也汪灝字季夷吾鄉奉化黃甘里人有蠟臺集

慶元路學宮塗田碑跋

慶元學之塗田在大嵩者元時為阿育王寺僧所據以磽易腴指熟為歉副廉訪李端清而書之立碑為志學正虞師道之文也嗚呼天下最健者沙門而諸生為弱

豈徒慶元為然

石鼓文音訓碑跋

石鼓文音訓碑元惠山潘迪所立也其時歐陽圭齋為祭酒潘為司業黃晉卿為博士大學中一時之盛而石鼓亦得豫其考索予嘗見北宋搨本有鼓城錢達釋文祇據薛尚功一家錢氏自以未能盡其同異為恨使見是碑不稱快耶予嘗審定石鼓以為必不出於秦以前惜不起諸公其為疎通證明其說

元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文廟金博山鑪碑跋

碑言皇祖龍飛皇國勇按亦那演以佐命勛為世婚王于魯諡曰忠武王之孫帖木兒亦建大勛號按荅兒圖那演由是洪吉烈氏益大王尚囊加真公主尋封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子孫不剌尚相哥剌吉公主子今魯王禮嘉世立主以白金百兩造金博山鑪一又五十兩造金盒一馳驛致曲阜文廟神位前祠以太牢其文國子司業劉泰所作也碑立于泰定元年以公主致敬於孔子自来所希有者

王秋澗神道碑跋

文定神道碑為其子公孺所自述附見秋澗大全文集而石刻已不存矣明宏治辛亥華容王府君儼守衛揮拜于墓次慨然興前哲之慕重為勒石而復其祠清其地穹碑煥然鳴呼羊叔子自佳耳亦何豫人事今世之

長民者安得古道如斯乎三復華容題後不禁憮然

萬氏永思堂石刻跋

是乃四忠家法所見不徒手澤也吾鄉世家莫享遐祚于萬氏四百年来未替石藏于季野先生家季野身後其子不能守今歸於董氏

明宗室青陽子消寒九九圖跋

明之宗子以風雅著者極多秦藩則賓竹小鳴集最著簡王誠泳所作也同時有青陽子者亦秦府宗支計其時當與簡王不相遠有石本消寒九九圖每圖各系以一詩而歸于安靜以養微陽之意顧但署曰青陽子而不列名竹垞葺明詩亦未見此圖也

棟塘李翁石刻家傳跋

棟塘吾鄉之耆德詳見杲堂所葺棟塘小志中予從董大子畏得其家傳石本乃陸文裕公作而衡山之筆也詢之李氏亦無此本因以歸之其裔孫昌泉

陳后岡題名跋

鼓山有四明流人題名不知為誰某也范侍郎東明審定之以為后岡明人重館閣苟遇外遷即侘傺不聊后岡一麾之後所以自稱如此然使學道人處之正不作是態也

慈元全節廟碑跋

宋楊太后殉厓山之難至明宏治中而布政劉公大夏

始為之廟陳先生獻章始為之碑陳先書書法最工其所用為江門茅筆嘗稱之為茅龍其書慈元廟碑尤加意相傳上石時先生親臨視刻工故毫髮無遺憾予謁祠下搨其碑而跋以詩曰高曹向孟皆賢后尚有芳魂夠落暉一洗簽名臣妾辱虞淵隻拖二王歸竊自以為工足附陳先生之碑以傳也

明開封府學石經碑贊跋

嘉祐開封石經入明歸于學宮殘斷不完河南按察使盧陵陳鳳梧嘗立石紀其本末今亦無矣予從天一閣得見之其略曰篆變而隸隸變而楷去古失真魯魚亥豕漢唐崇文乃立石經字體漸正大義未明五星聚宋